

淵

于

集

光緒戊子重威與于晦若侍郎同在李文忠公天津幕府豐潤張蕢齋先生自塞上來留津數年常集晦若齋中習聞緒論每有撰著輒以見示然未窺全帙也近年在滬濱先生次子仲昭侍讀既刊先生奏議詩集將以次校刊文集搜輯遺文屬爲覆勘乃得卒讀焉先生之言曰近世古文皆推桐城然爲衆所摹擬已成熟濫非別出徑塗不足自立又曰古文正脈當由歐曾上追漢唐各因其經術史學之淺深以爲厚薄而歸本於品詣以重其言斯言也重威竊嘗誦之以爲本末兼賅由先生之言觀之則平日之所養可知矣夫文必本於學學必衷諸行誠中者形外非可襲而取也詩書六藝之文微言大義垂教萬世固無論已周衰諸子各以所學著

書雖質之聖人有離有合然確持一義造深入微表裏
充實非後代文士所及自漢以來以文名家者代不數
人其畢生所學與其人精神意量無不悉見於文綜觀
古人之文所以歷久不磨者皆由蘊蓄素厚故能直摠
骨髓深中事物之理犁然有當於人心今之學者不究
本原守一先生之言拘墟不化至執筆爲文曰如是而
始應乎法如是而後合乎古模形飾貌亦幾近似按之
則中無所有是猶數他家之珍於我無與其果有當於
立言之旨乎先生負絕人之資博綜今古少更喪亂內
行肫篤平生出處進退一以古人自期故其發爲文章
俊偉雅健剖理析事旁通曲暢務盡其意之所至至其
敘述故舊睠懷家國歎橫流之靡屈傷氣類之日孤慄

慨淋漓聲情激越有荆卿變徵越石長嘯之風所爲原本忠孝頤頤古人者蓋在於此顧先生之言論文采著於外者人皆見之獨其刻苦自力造次顛沛未嘗一日廢書屢忤於世抑塞憾頓而操行彌堅不少貶損以求合其中懷疑定實有確乎不拔之概此則淺識之士或未深知後之人即先生所言以窺其文由先生之文以推其志則英標孤詣尚可想見其人固非依傍門戶徒拾糟粕者所能望其涯際也少時兼工儷體才力瞻富構思造語往往出人意表在翰苑時供奉之文多其屬草惜已散佚徧加搜訪僅得若干首附於散文之後仲炤以先集刊成屬爲之序自慚荒陋固辭不獲因推本先生之言著其爲文大旨以諗後之讀是集者昔歐陽

文忠公文章爲有宋一代宗匠而其告徐無黨以勤一世盡心於文字爲戒其告吳充曰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道未足而強言愈勤而愈不至皆與先生之言相發明綴文之士可以知所本矣丙寅冬十月旣望武進陳重咸拜序

淵子集

文上目錄

張敞論

周瑜論

書史記老韓列傳後

釋牧

改字嗇夫說

釋嗇

讀莊子

莊子楚人攷

璫玉器解

東籬中正序

吳圭盒同年詩序

青草堂詩序

霆軍紀略序

代

穀梁起廢疾補箋序

絮香吟館詩序

陳亦昭劫灰集序

龍翰臣古韻通說序

徙邊集序

光緒己丑會試錄前序

代

豐齋類稿序

劉祭酒廷枚詩集序

王紹蘭管子地員攷證序

矩齋時文序

顧皞民觀察吉林公牘序

陳春麓讀詩識小錄序

代

樊山詩集序

十三經地理韻編今釋序

光緒甲午恩科會試錄前序

代

知白齋詩集序

南岡草堂文存序

周武壯公遺書序

洪母潘太恭人七十壽序

代

陳母熊太夫人六十壽序

朱外姑馬夫人六十壽序

張母陶太恭人七十壽序

杭州郡館記

代

淵靜居記

宣化鎮武成王廟記

積廬記

思補堂記

張渠生西齋圖記

祭外舅朱大理文

祭宗氏姊文

祭劉祭酒文

代

祭黃布政文

祭李外姑趙伯夫人文

祭外舅李文忠公文

通議大夫安徽按察使張府君墓志銘

兩浙錢清場鹽課司大使宗君妻張恭人墓志

二姊事略

中憲大夫刑部奉天司主事王君墓志銘

奉政大夫孝廉方正趙君墓志銘

中憲大夫宣化府知府章君墓志銘

直隸大名府知府陳君恭人王氏墓志銘

中憲大夫陝西留壩廳同知陳君墓志銘

合肥張童子碑銘

資政大夫二品頂戴大理寺卿軍機處行走朱公

神道碑

居庸關道頌

漢太尉南閣祭酒許君像贊

宣化蛇腰崖治道碑

吳圭龔同年詩錄跋

吳柳堂侍御家書跋

跋吳橋范文貞公手札卷

題王蘭君同年思雲草堂文集

題龍松岑戶部所藏妙香先生臨王蓬心山水小幅

題龍松岑戶部所藏□□先生花卉冊

題羅念庵先生所書卷子

跋邊潤民師宋拓聖教序

題顧仲瑛雪蓬圖

宗湘文觀察所藏豐潤牛鼎跋

高彙旂先生書冊跋

題湯伯述太守槃邁紀事文稿

跋黃子壽方伯病中書

南岡草堂文集跋

文上目錄

終

澗于集

文上

張敞論

孝宣名臣通經術知大體者吾得一人曰張敞敞以治京兆著世徒以趙張三王稱之嗟乎豈知敞哉敞切諫昌邑顯名及孝宣心憚昌邑徙敞山陽下璽書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使敞希指要福廢王必不全而敞條奏賀居處狀其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甚煩悉使帝知賀不足忌而動其哀矜之心於是有徙封之命其後衛尉安上刺史柯屢奏賀而帝始終寬贲者敞言先入故也上全孝宣聖仁之德下解昌邑誅夷之禍敞不可及一矣霍氏之禍魏相以武庫令故因許伯上封事譏世卿蕭望之以不除用故因陳災異亦以季氏顓權爲比

趙廣漢心知微指因突入博陸第度索屠酤敞亦以正
違忤光者及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
而敞上封事頗以明詔自親其文爲非策且度大司馬
及枝屬必有畏懼之心而欲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上果
徵敞必無霍氏謀反族誅之獄屏私嫌善譎諫敞不可
及二矣孝宣頗修武帝故事賢如劉更生猶獻淮南枕
中鴻寶苑祕之方而敞上疏請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
之虛語美陽得鼎有司議薦宗廟敞獨上議以爲鼎細
小有款識乃周褒賜大臣之器不宜薦見宗廟郡國數
奏鳳皇神爵潁川尤多五鳳以之改元黃霸以之爲相
及敞舍鷦雀集丞相府霸以爲皇天報下神雀圖議上
奏敞以邊吏皆知鷦雀丞相微信奇怪奏之抑君人者

之侈心而絕阿諛之路故封禪神仙之事不再見於孝
宣之世敝不可及三矣孝宣任用法律不甚從儒術趙
廣漢彊力尹翁歸威嚴皆文法吏而敝明左氏春秋通
倉頡讀韓延壽蓋寬饒文學起家然不能以智自全其
它以諫昌邑顯者王吉龔遂夏侯勝于定國之屬亦皆
明經好學至於朝廷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無如敝者
其諫膠東太后曰抑心意絕者欲進退則鳴玉佩內飾
則結綢繆蓋慎儀止謹閨房者則其拊馬撫眉或隱諷
孝宣車服之盛而以夫婦之情動上冀全霍后昭臺之
命不得被以輕媼也其論嚴延年曰韓盧之取菟也上
觀下獲不甚好殺然則其論殺絮舜蓋惡其背恩忘義
傷風敗俗不得責以殘酷也至於責黃霸之好爲條教

勸朱邑之薦士粹然儒者之言宰相之器也元帝初鄭
朋薦敞可傳太子爲蕭望之所抑噫使敞相孝宣功名
必出丙魏上若其佐元傳成亦豈蕭望之張禹所可比
方哉

周瑜論

有混一之才有割據之才割據之才起於戰國極於南
北朝而莫盛於漢魏之際其才後先輩出漢不能有之
故剖而爲三分而三國之才又相制相厄而不能以獨
勝也故鼎足之勢歷百十年而始定然則割據之世無
混一之才乎曰有之吾於蜀得一人焉曰前將軍於吳
得一人焉曰周公瑾前將軍有其志矣而無其勢公瑾
則有其志有其勢而無其年吁其難矣難者曰魏武之

才駕漢昭烈吳大帝而上之豈其不能混一者子之言亦第泥其迹耳曰是不然也曹瞞挾天子以令諸侯即能一統亦莽之閏餘耳不得爲才且其言曰孫策獍兒難與爭鋒生子當如孫仲謀又謂昭烈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是明明自定三分之局故一敗於赤壁而不復與吳爭荊州一敗於定軍山而不復與蜀爭漢中無他氣有所折也武侯在三國中爲傑出然隆中之對已云操不可爭權可與爲援而不可圖所謂成霸業興漢室者第措意於荊益之間其人以德勝而不以才勝即伐魏亦所以存蜀而已故其兵用正而不用奇若前將軍則不然一假節鉞即攻襄陽直拒吳昏不屑求援其所持者春秋大一統之義超羣絕倫武侯實心折焉而

非諛借也然威震華夏之略志雖未酬而赫赫之名千百世震之若公瑾則赤壁之後旋沒巴邱世之稱公瑾者第曰膽略兼人而已不知公瑾之才實一世奇才而駕乎三國羣賢之表何以明其然也當公瑾之世與吾爭天下者操與備耳公瑾告魯肅以先哲秘論代劉氏者必興東南已隱然有構帝基協天符之遐想拒曹之舉張昭乞食計鄙不足論即子敬猶有借助先主之見而公瑾慨然第請三萬人已足破敵目中無操目中並無備及曹兵破走之後權方與備綢繆姻好借之荊州而公瑾以操爲豹虎以備爲蛟龍意在挾備以殲曹其策欲進取蜀併張魯結馬超然後還據襄陽以圖北方使天假之年備不能有蜀而操不能有襄樊則席卷鯨

吞之勢耳此其謀爲至深而其略爲至遠也公瑾忌操備之才操備亦忌公瑾之才是以操遣使說之於前而備與權密語閒之於後其意以爲權雖狡詐威足以迫脅之而計足以籠絡之不去公瑾則勢將廣吳於天下而翱翔不可復制也吳雖多才魯肅失之疏呂蒙失之謫陸遜失之柔孫權以公瑾爲王佐公瑾誠王佐惜乎權之非真主才耳嗟乎伯符與公瑾實創江東其意亦欲取荊州襲許都使天老其才以與公瑾戮力中原天下事未可知也伯符二十四公瑾三十六天下則三分矣

書史記老韓列傳後

司馬遷作老韓列傳唐升老子爲列傳首小司馬議以

老莊尹同傳而附韓非於商君傳末皆不得遷意抑老者曰老莊刻薄寡恩流於申韓故同之進韓者曰韓子有解老喻老二篇史遷以其本於黃老故同之張子曰之二說皆非也夫以老氏爲刻薄寡恩者不知老氏之指者也以韓子爲本於黃老者亦漢時法家之言非太史公意也然則何以同傳曰微矣此漢初高惠以來之學派而文景之實錄也漢自高帝不好儒約法三章而蕭何造律固法家言矣曹參繼之以膠西蓋公治黃老者爲之師其入代何也民歌之曰蕭何爲法顓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戴其清淨民以甯一是爲漢初道法二家相雜之始至於文景之世宜乎定禮儀嚮儒術矣而禮書則曰有司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

繁文飾無益於治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以專政異治之說干諫孝景孝景用其計而六國誅錯解難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然則古禮散亡二家爲之也儒林傳則曰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莫有進者然則儒道鬱滯二家爲之也而其時將相名臣學黃老者曹相國以下田叔則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汲黯治官理民好清靜則學黃老之言鄧公之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公閒鄭莊好士則好黃老之言至倉公禁方亦曰黃帝扁鵲之脈書王生善爲黃老言公卿大會張釋之跪爲結襪則釋之亦治黃老而公卿殆無不黃老者矣習刑名者張叔孝文時以

治刑名事太子鼂錯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光所韓安國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河南守吳公學於李斯斯非皆事荀卿見賈誼傳雒陽宋孟及劉禮與錯同師見鼂錯傳則吳公賈誼及宋劉亦皆習於刑名矣蓋自高惠文景四朝上之以此爲治下之以此爲學至於孝武之初魏其武安務推儒術猶以竇太后好黃老故卒下綰臧吏而車公免歸而法家之敝遂與漢終始此老韓同傳意與不明老韓同傳之意不足以讀老韓傳則亦不能讀文景本紀及文景閒諸臣列傳也以余意測之文帝兼刑名而尤深於黃老其弊也亦漸移於新垣望氣祠鼎玉杯延壽之詐術故太史公於老子傳詳其子孫而於樂毅傳詳其師弟授受若曰老子隱君子耳

修道養壽至二百餘歲則或者之說也故曰學老子者
紂儒學儒者亦紂老子也其曰悲韓非爲說難而不能
自脫者爲鼂錯也景帝爲太子時錯與張敖在側固好
刑名矣而外戚世家謂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
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疑刑名家自託於
黃老者始此然二家之術老深於韓而二朝之治亦文
仁於景故太史公以爲老子深遠也而以文帝之仁而
爲主張蒼之通而爲相卒紂賈生而僅行其更定律令
之說故於文紀引孔子必世後仁勝殘去殺之言以折
中於孔子蓋惜文之囿於道法而不進於孔氏耶談遷
父子均仕孝武而談習道論於黃生故譏儒法而尊道
家遷十歲習古文故好儒且以李陵之禍尤惡刑名故

張湯趙禹雖更定律令別立酷吏傳詆之爲刀筆吏而其傳首先列孔子道政齊刑之言後引老子法令滋章之說以明法令非制治之原則儒道法三家純駁淺深史遷固瞭然矣故其自序推本周公孔子終之曰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以自附於春秋之後此談遷父子所學之同異亦文景武三世所學之同異也自班氏譏之則以爲先黃老而後六經

釋牧

牧以地得民鄭注牧州長也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按建其牧注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所謂八命作牧者大宗伯八命作牧注謂侯伯有功德者

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者下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鄭注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引周禮邦國建牧爲證賈疏據之故曰牧以地得民者謂畿外八州之中州別立一州牧使侯伯有功德者爲之申鄭義也魏氏校諸侯分地養民之說意亦相似但皆詳畿外而不及王畿於義未備此乃欽定義疏所駁故但渾括其詞攷之鄭志注尚書爲八伯張逸問云九州而八伯何鄭答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伯即牧也周禮秋官司朝士州長衆庶在其後鄭注州長鄉遂之官知王畿之長則爲鄉遂之官八州之長則爲侯伯有功德者鄭本詳之賈疏偏舉耳八命作牧注引鄭司農云一州之牧賈疏謂先鄭一州之牧牧養也即太宰一曰

牧以地得民是與後鄭意亦甚合江慎修於牧以地得民從鄭注惠天牧以大戴禮七屬牽合九兩曰牧一州之貴轉臆說矣

改字嗇夫說

余幼而孤既就傳華亭君名之而字余曰繩之長仕京師吾友仁和吳子儁南皮張孝達皆曰子直則如繩矣而量不能納氣不能藏危道也皆更余字字不行余始生而先大夫守嘉興咳而名之曰興興者禾興也余以爲興者禾之始亩者農之成考禮緇衣注綸今有秩嗇夫所佩光緒乙酉月吉日良乃自字曰嗇夫通父兄之訓受朋友之規將以復吾之始而觀吾之成焉客曰嗇夫少吏也子固嘗從大夫之後矣非所以副其名

也余曰嗚哉子言嗇夫古官見於左氏笈子漢有秩嗇夫則職聽訟收賦稅者也王道始鄉漢承周秦治往往近古獄訟者天下之大命賦斂者天下之大利嗇夫與民居近而與長吏情通達冤解苛輕繇薄賦其道易易一鄉之嗇夫得其人則一鄉治十鄉之嗇夫得其人則一縣治推之郡國天下猶操帚而揣末也職固不輕矣張敞在孝宣時爲名臣而本爲鄉有秩鄭康成爲漢通儒亦少爲鄉嗇夫使吾茂條教明經義以從二君之後誠薄劣矣至於體明主之恩雖亡命而笑對妻子授通人逸儒之論雖禁錮而杜門隱修亦庶幾古人之志也然則在朝在鄉吾其以張鄭爲歸乎遂書以爲字說

釋嗇

余旣更字嗇夫居廬器物率以嗇銘乃釋之曰嗇易道也坤爲吝嗇將謂其生物不轉移哉嗇者養也嗇者愛嗇也自養以養物自愛以愛人者也吾聞之正神明者上究下際克嗇萬物而不可厭則成鳩得一之道也嗇其大寶用新棄陳則伊尹治身之道治人事天莫若嗇則老氏長生久視之道蓋天下之不足常伏於有餘之時聖相達人因天道而留其有餘己之精神勞之而不使竭也民之財力斂之而不使聚也故於身則順性長年於國則深根固抵嗇之效也呂氏情欲篇推不嗇之弊如秋寒則冬必燠春雨則夏必旱天地不能兩以明知之當嗇晏子答叔向曰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謂之嗇積多不能分人謂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謂之愛

晏子儉者稱嗇之名尚小而別嗇爲君子之道客愛爲
小人之行吾以爲知言韓非推老氏之旨謂嗇則神靜
和多至於戰勝敵論蓋世噫盡之矣字書或訓嗇爲嗇
又訓爲慳貪葛屨之詩毛氏謂刺熾嗇褊急管子亦曰
用財不可以嗇嗇則費吾宅固褊急而用財能泰殆與
夫家嗇力食者相反雖不能具一而霸其亦免於詩人
之刺哉

讀莊子

莊子隱者也避世之人也自適其適者也旣已齊死生
化物我矣而其稱曰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宏脍子胥
靡四子之賢而身不免於戮其言若重有憂者此何爲
者耶又言曰越之流人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

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其言若重有愛者此何爲者耶吾蓋反復思之而無以易吾平屈之說也夫戰國之世士朝秦暮楚其以諫諍取禍雖放流而不去宗國者屈原一人而已莊屈皆楚宗非屈子之爲而誰爲哉則試以屈子之騷與莊子之十餘萬言屬之離之指之類之而知莊屈之同也案屈原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則離騷之作在屈子見絀之後未放之先故其亂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與哀郢之鳥飛返故鄉狐死必首邱之指若相背要之皆惓惓君國之意故莊子於則陽篇申之曰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邱陵草

木之緝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蓋言宗國之決不可去
雖爲邱陵草木所蒙翳障蔽已十之九然身爲宗臣決
無可去之理也此亦足以解屈子之讒而明屈子之志
矣夫則陽即正則也以屈子欲從彭咸則義爲之彭陽
莊子字子休則公閔休者即莊子也又何疑焉夫屈子
之爲人志潔行廉然其身事襄襄終爲讒人所閒者蓋
亦有故莊子述管仲之論鮑叔曰其爲人潔廉善士也
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
治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
矣夫以鮑叔之於齊桓猶恐以此得罪況屈子哉繼之
吳王之射狙顧爲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
教予以至此殛也顏不疑歸師董梧以助其色蓋莊子

之意欲屈子助其色以悟君而解上官之讒未可知也夫屈之文莫奇於天問莊子約其旨以爲天運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爲雨耶雨者爲雲耶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呼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莊子之問即屈子之問也而巫咸詔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天皇莊子有言周咸徧異名而同實則巫咸即莊周也斯言也不獨爲天作對且足明屈子問天非怨天也乃諷君也而柳宗元之對不其贅與

屈之文莫廣於遠游莊子約其指以爲知北游其言曰
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即屈
子所謂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
不可傳是也狂屈即屈子也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
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
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則又願屈子之相
忘而惜其終不能不知也而古樂府之遠游篇則泥矣
是故天問雖奇終不若天地天道之自然遠游似達終
不若逍遙游之廣此莊屈之分歟且莊子有漁父屈子
亦有漁父濠梁濮水見於本書著於史傳刻意篇就藪澤處閒曠
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
之所好也則莊子固以漁父自居滄浪之歌取諸孺子

所謂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蓋與莊子之言相類而四惠八疵史以爲詆訾孔子者若用之以諷屈子則亦足擴其忠褊之志而挾其被讒之由然則莊之孔子寓意於正平而屈之漁父即指莊子可也至屈子之騷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則莊子之書亦上溯黃帝堯舜下及管子其指之事大抵相同故洪興祖及朱子注騷類引莊書爲證故余不復詳至於傳說比于子胥申狄屈所以自沉莊即因而廣之者蓋比比也抑吾嘗究文章之體自三年不飛三年不鳴之隱楚莊王喻之故楚人每好爲隱然丹之諷折招接與之歌鳳兮皆寓言之先聲也而莊之恣適騷之怨誹則又異趣而同源故夫調調閒閒風賦之所本也淖約

若處子神女賦之所本也任公子釣賦之所本也鯢鵬
周蝶則又大言小言之所胚胎也然則宋玉景差唐勒
固騷之嫡裔而亦莊之別支耳司馬子長稱莊則曰善
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稱屈則曰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
舉類邇而見義遠有旨哉有旨哉夫賈生初至長沙作
賦以弔屈原及其賦鵬則曰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
乎若深淵之靜汜兮若不繫之舟蓋已進而得莊子達
生之旨而子長之傳屈亦取於外物之言然則莊生弔
屈之說二子其知之矣

莊子楚人攷

太史公曰老子老萊子楚人也余曰莊子亦楚人也
亦以莊周爲楚人何以言之曰莊子心乎楚者也其居濠濮則

楚地也其稱老聃

見屢

老萊子

外

則楚之先賢也其言仲

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觴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

祭者述莊王之盛明所以得姓也

鬼徐無

其言肩吾問孫

叔敖三令尹不榮華三去之無憂色者稱先大夫之賢

以儆有位也

方田子

其言昭王失國屠羊說從反國說不

受賞者嗟懷王之世上不任賢下多竊祿也

王讓

其言孔

子之楚見病僕丈人

達

孔子之楚舍於蟻邱之漿者

則陽

以聖人來游榮其鄉里且紀楚之多隱君子也其言子

貢南游楚反至晉見一丈人抱甕而灌者喻己之由楚

游梁而嘔世之多機心也

地天

其言孔子之楚接輿歌鳳

者悲聖人之道不行且自喻也

世

其言葉公使齊孔

子告以無傳溢言者惜懷王之輕絕齊而勇士宋遺不

善將使命也

世

其言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者以戎

伐凡伯於楚邱

喻懷王之入秦見留也

方田子

其言楚王

之爲人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者傷屈原之蔽

障於讒也

陽則

至樂篇莊子之楚枕空髑髏問以將有亡

國之事斧戍之誅而爲此疑亦痛裏弔屈寓之微言而

舜之世北人無擇自投清冷之淵湯之世卞隨自投桐

水脊光負石自沈廬水則又明著汨羅之死而善爲國

諱也

王讓

庚桑楚篇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

也

陸出舊說云昭景甲皆楚同宗三姓雖異論本則一

崔云昭景二姓楚之所顯戴皆甲姓顯封雖非一姓同

出公族喻死生同也此實勝於郭注通志氏族略莊楚

莊之後楚有大儒曰莊周語雖晚出周唯同族故引楚

宗以爲喻歟

史記西南夷傳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驩

楚莊王苗裔也

元和姓纂嚴半姓楚莊王支威王之季

孫以諡爲姓楚有莊周避明帝諱改爲嚴氏

從解相庸殆非能好賢者故周知幾遠引懷政不綱辟

而之宋以楚人而隱宋地故其書於楚宋之郊獨詳篇

中時以宋人郢人設喻及與商太宰論仁則曰南行至

郢不見冥山而則陽游楚之篇復以舊國舊都望之暢

然寫其思鄉復族之感莊爲楚人斯實明證史稱莊爲

蒙人猶稱老爲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皆系古人以漢

地班志宋人劉向別錄曰宋之蒙人殆以莊終於蒙故

宋之然傳道家之言者徐氏臨淮人蚡子楚人長盧子

楚人鵠冠子楚人曹羽楚人知老莊皆楚學矣越世家

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楚王素信之而楚

策有莊辛者設蜻蛉黃雀之言以悟襄王與莊子游雕
陵之樊螳螂異鵲之言相似雕陵見山木篇豈其周之族裔耶
何楚莊氏之多賢也劉向新序義勇篇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往及公門側頭死而

璚玉器解

說文璚玉器也以玉鬲聲讀若淑小徐謂爾雅璋大八
寸謂之琬說文有琬無琬宜同也段氏桂氏治說文郝
氏治爾雅翕然從之余竊疑其不類璚果爲璋大八寸
之琬則其字當次於璋篆之後何以與璚玉器也相屬
案說文部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木部械一
曰有盛爲器無盛爲械金部鍾鉦酒器鉦鎬鏹溫器
鑪煎膠器缶部匋甗瓦器匚部匡飯器匱匱田

器匱匱古器由部舂舂蒲器竹部簣簣竹器簣黍稷方
器簣黍稷圓器籠與土器簣宗廟盛肉竹器筥食馬器
皆舉其中空受物者釋之爲器瑀爲大璋豈能空中盛
物依許君例必不以玉器爲訓且以瑀爲琬其所以從
瑀之故亦不可解攷酉部醕獻主人進客也以酉曷聲
詩禮言醕者不可悉數詩節南山如相醕矣箋云如賓
主飲酒相醕酢也楚茨獻醕交錯箋云始主人酌賓爲
獻賓既酌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醕鄉射禮主人坐
取解於筐以降注曰將酬賓又云賓西階上疑立主人
實解酬之注曰酬勸酒鄉飲酒禮主人實解酬賓注曰
酬勸酒也酬之言周忠信爲周竊謂其禮文則曰醕其
獻酬之爵則曰瑀兩字並以壽得聲得義後世上壽之

禮本此或疑儀禮用解不用玉證之周禮太宰職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鄭注玉爵王禮諸侯之玉爵則天子醕諸侯用玉爵之一證禮器琥璜爵鄭注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孔穎達以琥璜非爵名而考古圖實有琥璜爵是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並用玉爵之二證周禮內宰后裸獻則贊瑶爵鄭注瑶爵尸卒食王既醕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瑶爲飾是王后獻尸亦用玉爵之三證如詩賓之初筵舉醕逸逸疑當作璠彤弓酌言醕之則當作醕今三家詩均亡毛傳均假醕爲之耳讀若淑之淑亦字誤匡謬正俗壽北人讀若受南人讀若授疑淑乃受之誤孫愐以爲殊六切非也璠亦酒器我姑酌彼金罍謂人君黃金罍者毛公

說木部以之故曰櫚龜目酒尊以爲天子以玉諸侯大夫以金士以梓者韓詩說五經異義及玉部從之璠即詩之疊木部之櫚也說文並收璠櫚益足爲璠酬兩義互證之據明堂位爵用玉璠仍雕說文無璠字酉部醢爵也明乎璠之爲醢則璠之爲璠爵審矣

東籬中正序

東籬中正一卷吳許舍人先德鳧舟贈君所著也君中年卜居池上村藝菊數畝擇細葉二十七種異域種一十三種爲之評贊其友沈欽韓爲池上菊賦張之與明屠承燧東籬集並附卷末自劉蒙譜菊以後世盛稱史志道范致能二譜史范際宋南渡之世所載種卉專志一隅苦於偏狹然至是藝菊之術尚於江南國初陸

秩昭種菊槎溪王石谷爲繪圖以傳秩昭因著執菊志
並題詞刻之可謂盛矣君生乾嘉閒當南巡盛典之後
吳中民物殷阜庶草蕃廡士大夫家於春秋佳日爭致
奇花異卉以矜夸坐客鄧尉之梅天平山之桂拙政園
之山茶往往見於名人歌詠而光福徐氏之菊亦並著
焉以君厯十四年之久彙吳越之佳種所目接而手疏
者奚翅千百使夸多取足所譜當視史范爲繁而博收
約取品第卒止於斯吁何慎也抑余觀君所論述於虛
名之士暴貴之徒斤斤不少假而終以士不過爲悲然
則君雖自放於農圃之閒蓋有所託焉非夫郭璞之草
木贊陸機之草木疏比也咸同之際蘇州淪於賊者五
年余嘗游焉臺榭鬱荒林木獮薶蓋江左之菁華幾竭

矣而所謂池上草堂者獨無恙舍人復能抱其遺書重
鋟之京師以永其傳如君之澹定雅尚有子宜哉舍人
名賡颺一名玉璩與余善余故得推本君之微情而爲
之序

吳圭龔同年詩序

孔子論詩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旨哉言乎歷千百歲
屈得之而騷杜得之而史烏虜微矣同年生吳君天性
忠孝人也同治初以刑曹參湘陰公軍事調護諸將能
得人死力有大利害與湘陰侃侃爭必得當乃止所面
折皆天下計追賊至洺河中夜念母橫刀馬上長揖別
去當是時隴事亟湘陰移師而西累書迫就道君心王
室不欲爲外諸侯用復計親老憚遠涉盡棄前所積勲

階用高等入詞館余始識君玉堂中敘生平恨相得晚
潛察其性情知其必能詩且知其詩之必有異也兩人
者久益相習每酒酣耳熱感激時會論事輒燭見跋不
止或往往泣下既君使蜀旋發舊篋舉所爲圭盒詩示
余所志在杜而流音抗節閒吐斂於正則論者稱君客
湘久受詩法於道州何先生所引分多楚材並於沅蘭
於澧睫巢而神胎之又銜天子命聚蜀人士而盡覽
其奇作徑嶓冢浮峽江窮極岷峨夔巫山川倣詭狀凡
屈杜所游矚皆身焉跡焉固宜其類余曰非也文者情
之瀾耳屈與杜也詎文之足壽耶莽大夫之瑰瑋巨麗
儼騷則爲罪人樊南生平心手撫者無乎非杜然僅僅
得其似焉無他性情異也三百篇中南陔華黍諸詩或

有聲而無辭則聖人錄之逐臣棄子勞人思婦各道其所望慕而其詩乃不可磨滅蔚然爲風騷之祖而資讀史者之助焉況得其性情而又深之以閱歷益以師友之淵源者乎吳君其無患詩之不壽矣雖然彼屈原杜甫者皆不得志於世牢愁怫鬱抑塞坎軻始舉其孤忠奇孝之性一寓之於歌行名屈杜爲詩人則世爲之也然則君亦惟自篤其忠孝以副我孔子由邇及遠之旨其毋徒以詩不朽哉

青草堂詩序

或告余曰君之鄉有詩人焉且吏且隱臞於貌而豐於才蹤迹徧東南著作侈侈隆富乃似乾嘉閒人詢姓氏則趙菁衫司馬也綸心焉嚮之他日菁衫就余邸舍長

揖入坐媿媿道饑渴其敬愛余一若余之敬愛菁衫綸
東西南北人也與菁衫接乃得識吾邑山水道里與夫
文獻之興替於是恨相得晚菁衫之言曰吾邑大縣也
子弟固多才者雖然人爲學闕爲師村落遼僻能自振
者蓋希矣而其所尤拙者乃在詩下及試律往往不中
有司程度嘗發憤思起膏肓而鍼之會其門人延孝廉
盡哀所作琴焉將歸以貽里人而屬余一言余乃歎菁
衫之心良苦也先大夫嘗言吾邑谷僉事董江州以
文章名海內髻珠衣寶必有英絕振之者菁衫殆其人
歟區區試律麟半趾蚪片甲耳

霆軍紀略序

代

國朝龍興以索倫滿洲兵威天下平準回平金川猶然

其用鄉勇自平川陝教匪始至粵捻之亂而鄉勇戰蹟益著迄於今不衰川陝之役帥鄉勇立功名者推蜀人羅壯勇公粵捻之役湘淮兩軍踵起名將林立而其百戰百勝自成一隊者尤推蜀人鮑君春霆蜀固多將材哉然川陝之役賊蹤所至不過五省軍數不過十萬其用兵不過七年粵捻縱橫十六省僭竊十三年兩軍相搏所驅役動以數十萬計鮑君自廣西應募大小更數百戰洊爲胡文忠曾文正兩公所知言之於朝卒平悍賊獻馘告成君遂管軍符執穀璧爲天子虎臣其勲名遭際蓋視羅壯勇爲尤盛也余以同治乙丑仲冬參預機務越月而君有嘉應之捷於是東南肅清移其軍剿捻踰年而君謝病歸遂未得與君相見其後監修

方略觀曾胡二公奏疏敘君臨戰號勇之狀意必喑
嚙叱咤力足裂犀兕之革而曳九牛之尾及余庚辰釋
服再典樞密會有防海之役特詔起君於家即拜湖
南提督君聞命亟赴乃得一執手於朝堂則固恂恂然
儒將也君言官守備時胡公更其字春霆以霆名軍不
忘胡公也嘗欲推爵讓胡公以章其以人事君之美事
雖不果然君之拳拳知己識地過人宜乎勲業爛然出
中興諸將之右矣余以時艱方亟謂君久厯兵事豈
嘗有所述作如戚少保紀效諸書足以留貽後來者君
唯唯謙不敢承而他日君之鄉人陳大令昌以霆軍紀
略示余宋滕達道嘗爲孫威敏征南錄專表沔功藍鹿
洲居藍廷珍幕中因作平臺紀略大令所紀上輯方

略下采曾胡二公奏議年經事緯敘次頗不蕪雜亦君之達道鹿洲矣雖然余微惜大令之成書過早而益堅君勇退之懷也方今時局艱危聖人宵旰徵召老成勤思將帥殆無虛日昔馬伏波年六十猶據鞍顧盼以示可用陶桓公鎮廣州以西北未平輒朝夕運甓勵志勤力君之齒猶未也報國之志宜視前人而亟然則盱衡世事此豈吾輩銘鐘刻石時哉大令旣游余門其以余言致之鮑君安知時會所遘不如明馬端肅之有三記國初固山貝子之有功蹟諸錄乎抑余聞當剿粵逆時軍中賊中咸稱多鮑霆軍有紀而多忠勇殉節陝西其戰事自國史外遂無有搜輯傳之者吁可慨也

穀梁起癆疾補箋序

穀梁癆疾漢何休撰鄭康成釋後漢書儒林傳休善麻
算與其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
氏膏肓穀梁癆疾鄭君傳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
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癆疾鄭君乃發墨守鍼膏肓
起癆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隋
書舊唐書經籍志均作穀梁癆疾三卷與墨守膏肓並
著錄崇文書目僅存膏肓九卷陳振孫膏肓解題謂三
書今多不存惟范甯穀梁集解載休之說而鄭君釋之
當是所謂起癆疾者是直齋已不見此書今四庫總目
三書各爲一卷乃山西巡撫朱珪采進本起癆疾凡四
十條即據集解及穀梁禮記兩疏所引外書有盧文昭

莊述祖劉逢祿孫馮翼黃奭吳省欽諸本編次小有異
同詳略大要皆本史館原輯蓋漢義叢殘廛有存者矣
佩綸涉獵不醕夙未受春秋師法而性好左氏亦未嘗
持穀梁義謫居多暇閒究遺經旣因臧先生琳之言輯
劉子政穀梁說以補武子所略而子政嘗受公羊據六
兼說左氏據漢書班氏但言其詔受穀梁蓋失之疏後
漢書儒林傳治穀梁者無聞隋志有段肅注穀梁傳十
四卷經典序錄作惠氏棟以爲即班固集之段肅後漢
段肅章懷注今其書已亡其時諸臣疏議所稱春秋皆
左氏公羊及緯書引穀梁者惟第五倫尚書郎樊準及
宦者呂强耳賈侍中兼通穀梁五家之說閒引穀梁以
解左氏而穀梁無專書左氏膏肓服子脊尚有釋病而

癢疾則未之及豈非東京之世穀梁師說已微其存什
一於千百者惟略見於許君五經異義及此書而已劭
公之旨雖云本之李育然育不引圖讖以難左氏劭公
據讖駁傳實與育違其孰爲羊弼之說今亦無從分析
鄭釋則義據通深約分三例申本傳之義擘肌分理比
事亭疑此正例也何氏好公羊鄭君亦明公羊就公羊
以起穀梁不執門戶同異之見此別例也何氏篤信慈
緯鄭君亦篤信慈緯據緯書以難何氏批卻導歎無待
煩言此又別例也劭公稱其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實
以公羊及讖緯乃何氏獨得之祕而康成已有升堂齊
截持矛盾盾之奇是以莫逆於心相視而笑矣夫穀梁
之學自瑕邱江公呐口絀於董生其後魯榮廣高才捷

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亦會宣帝欲興穀梁
元康石渠之論蕭望之等十一人以經誼對多從穀梁
是爲穀梁之初起賈逵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
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

元疏謂穀梁與公羊並存殆旋與左氏廢罷

白虎通論雖閒取穀梁而劭公

建武初陳

復作書廢之得鄭君之釋然後義例大明是爲穀梁之
再起觀劭公厯舉病應幾如越人之洞見五藏癥結而
疾不可爲及鄭君論精微理是非說之以要言妙道可
無藥石鍼灸療而穀梁固忍然汗出霍然病已解釋
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厥功偉矣其時黨禁未
解二君年德相若遭遇相同錮處蟄居猶修經業故鄭
君之釋視駁許叔重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詞氣獨爲

遜下其或穀梁清婉之家法且以見通儒學養雖憂患而無所激隨辨難而無所踴競也劭公解詁晚年手定則亦自毀其廢疾之說時引穀梁以注公羊亦可知專門墨守十七年之覃思久而愈虛固非黨同妒真者所可借口矣然范解雖宗鄭學時有未詳唐人義疏稱引尤略國朝經學昌明三傳古義均得鉅儒輯比穀梁最衰宜共存立而毛氏春秋傳時攻胡氏波及穀梁劉氏逢祿乃至詆訶鄭君目爲佞者王懷祖父子至爲通博顧於釋廢疾亦有微詞心竊非之迺取各本詳加校勘依十二公篇次條分件繫以傳爲綱而附何鄭之說刺取各家穀梁義疏與鄭氏同者理而董之與穀梁異者辭而闕之彌月告成仍分三卷以復隋唐志之舊名

曰穀梁起癘疾補箋孝經正義引鄭志目錄記作釋癘

疾

史通引獨遺此書乃誤說

與孔楊疏同今曰起癘疾從後漢書本

傳也隋唐志有張靖箋癘疾三卷靖晉書無傳嘗爲堂

邑太守撰諡法攷二卷穀梁傳集解十一卷

隋志冊府元龜作十

卷茲從舊唐

晉書禮志稱其泰始咸甯間爲博士議喪服其

人蓋長於禮地志元康七年始立堂邑郡距其爲博士

已二十餘年則亦典午耆儒今惟楊疏引箋癘疾一條

與張晏漢書音釋說同

詳莊十八年日有食之條下

餘與集解並佚

今曰補箋存張靖舊名也鄭君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

主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說

文箋表識書也今之箋鄭亦本鄭箋毛詩之意故引舊

說者十之七八下己意者十之二三顧膚近末學烏足

以補鄭君之十全而還恐爲穀梁之病譬之醫家類集
古方冀以通其指歸究其微蹟云爾

絮香吟館詩序

余讀晉書至謝道韞論詩獨取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
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喟然曰深矣哉詩之致也夫吉甫
身佐宣王成中興之功其所爲詩如崧高烝民韓奕江
漢皆列於大雅足以明一代建國任賢興衰撥亂之治
顧其言則清微和穆具化養萬物之量而已無與焉豈
非其負文武之望而資於孝友之德者深耶彼道韞者
何足以知此然有安石以爲之叔父有幼度以爲之兄
弟其所見聞漸染者固已遠矣故一言之中旣深契夫
雅正之遺雖其家世貴盛建准肥全晉之功而獨能脩

然有林下之風也口北兵備道烏佳君吉順之母庫雅勒太淑人少而學詩於衡陽彭尚書名其集曰絮香志道韞也及同治初曾文正以水師克金陵而尚書及楊公岳斌功稱最中興之烈視周之江漢晉之淮肥蔑如矣而觀太淑人與尚書贈答諸篇則不矜其勛勞而盛稱其退居之勇不榮其爵賞而獨推其晚節之堅所謂雅人深致者非耶宜乎其持己以貞苦而勵子以廉隅也太淑人嘗從官於南凡申伯之所封召虎之所征仲山甫之所城與夫王謝諸賢登臨游宴之地既憑弔其山川而形之歌詠矣自王符以韓國近燕或者舉聖水所逕之韓城灤水所逕之梁山實之則其地在涿上谷閒殆與口北相接是說也余不謂然而口北一道枕

居庸控朔漠與蒙古諸部落爲界則與韓之其追其貊
奄受北國略同韓姑以燕譽相其夫太淑人以苦節鍾
其子皆大雅之所當錄者也夫韓奕以錫命諸侯而詩
人乃瑣屑及其妃匹娣姪之閒何哉豈非以國之所以
治家之所以齊恆由於婦道歟彼道韞者何爲而遺此
余因備兵請推明吉甫清風之旨使後之論詩者求其
深焉

陳亦昭劫灰集序

先秦以來遺經故籍其厄於火者幾何洪秀全之亂大
江南北名公鉅儒之論著其厄於火者又幾何悲夫陳
君亦昭之以劫灰名集也君以合肥名諸生教授里廬
門下士膺節鉞掇科第者甚衆量其志學殆不欲僅以

詩傳及夫流離窮老而託之詩以鳴於時固已自傷矣而詩又不傳其拾之煨燼者十不得其一二不重可傷哉雖然詩之傳不傳若有天焉或單詞斷句孤行千百年而不可磨滅或累千萬言而適足以覆瓿亦奚以多爲耶天旣窮君之身矣吾乃有以卜其詩之必昌而君之子又能顯其志而行其所學是則天之所以報君者歟序東太守宰天津長官稱其能來牧遵化禮英才蒐志乘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而從孫允言又以文受知於太守迺出其先集徵序於佩綸君之志之學淮肥之士言之詳矣因推明古今文人顯晦之故以諗世之采詩者

龍翰臣古韻通說序

古韻通說二十部凡例已具史傳公子松岑戶部同在
謫所嘗出家刻贈余馬平王定甫通政核序之謂書出
諸家之後乃能大集衆說之長而自爲之說所獨得者
則以雙聲爲轉韻之異名同實是即振古元音證之方
言鄙語所在多有古經用韻及字書偏旁所弗合者求
之以是無不可通爲談古韻之一大快余案先生舉段
之十七部張王之二十一部而損益分合之雖聞取劉
申甫入聲同部異用異部同用之說而所得實在明古
人雙聲通段之例潛研以雙聲之祕肇於三百篇舉詩
之雙聲疊韻甚詳而論易韻之民平天淵即古人雙聲
段借之例顧氏不能通而並刪其文殊失闕疑求是之
指今以雙聲通之渙然冰釋矣先生總論言竹汀詹事

轉聲之說實開字學音學之奧竅蒙爲古韻竊取其義知雙聲通段之說錢氏引其端先生暢其指定甫作序時先生已歸道山固不如總論之自道心得卓有師承也後世論聲韻之學輒謂七音始於西域四聲始於六朝而不知雙聲之祕早寓於詩易二經先生博采諸家孤承錢氏使詩以雙聲爲韻說文以雙聲爲聲之理大著於世可謂通矣松岑詩學涪翁手寫說文廣韻有父風

徙邊集序

徙邊集者余謫察罕所作察罕古爲重鎮今則近邊戍人無事闔門自守而已三年中治經讀史專意爲管子注詩事益廢案上惟東坡一集閒涉臨川山谷不博觀

也故還後姑次第錄之豈曰毋忘束縛行役勞歌不忍棄佚爾

光緒己丑會試錄前序

代

今上御極之十五年會試天下舉人於禮部命臣李鴻藻爲正考官而副以工部尚書臣崑岡臣潘祖蔭禮部侍郎臣廖壽恆伏念先臣霽於順治康熙兩朝三典春官臣自同治甲戌至今復仰膺簡命承乏禮闈忝冒聖恩顧慚家學廩廩如不克勝謹齋拔甄錄取士如額擇其文尤雅者進呈御覽臣例得颺言簡端臣維漢元光詔徵吏民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令與計偕宋仁宗謂侍臣曰設科取士庶幾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興夫所謂明世務而習聖術者必其游文六經

留意仁義而非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者也所謂真儒者必其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統類而非逢衣淺帶繆學雜舉者也上之求賢如此其慎士之定論如此其難庶幾乎敦勸儒風贊興世業矣顧貢舉之法今且日弊而貢舉之才今亦且日希何哉上之所以爲教與下之所以爲學不必相因下之所以爲習與上之所以爲用又不必相因科目重而所以培科目者不甚重於是乎學術紛歧習尚波靡久之乃中於人心風俗而不自知今將釐而正之非下一條教所能定也非改一程式所能復也況聚十七行省之士六七千人二三百臣以一月之力殫精竭慮謂必能拔尤選異剔僞扶微其何敢自信然而上維 聖主右文稽古之心下懷先

臣報國故事之訓此心兢兢斲於不徇俗尚而已明季士習日漓聖祖仁皇帝天縱聖哲覺世牖民御纂羣經於漢宋諸儒訓故義理兼搜博采用集大成海內承學之士得所折衷英賢接跡復開博學宏詞特科一時魁碩咸與其選先臣爵實充閱卷大臣躬逢其盛自乾隆嘉慶以來世際承平多士益崇根柢祕本佚書往往閒出於是朱陸之異同漸息而許鄭之支葉漸蕃至於近時淵源稍紊矣或碎義逃難便辭巧說者有之或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者有之此宋儒之所譏訶而亦漢經師之所不取也夫不務躬行實踐略涉語錄而自命爲程朱此僞儒乎真儒乎不明大義微言略涉訓故而自矜爲許鄭此小儒乎真儒乎要其無關於

先聖之術無裨於當世之務則同臣所謂俗尚者此也
士耽於俗尚則必標榜聲華而生其欺世盜名之志主
試者驚於俗尚則必崇飾虛誕而長其傲上弋祿之風
臣實有鑒於此先以誠慤課心而後以雅正取士文不
必一格而必以合經義爲程學不必一端而必以通古
今爲主庶幾得一二體用兼備經行咸修之士以副
朝廷作養之意乎唐貞觀之世俗務浮豔王師旦主試
而風氣一變貞元之世俗務朋游高郢主試而風氣一
變元和之世俗務趨競韋貫之主試而風氣一變臣等
誠不能有挽回風氣之力而所以自矢者在不徇俗爲
去取所以期多士者在不從俗爲轉移於以翼贊聖
治匡濟時艱此則微臣累世酬恩之微意也

豐齋類稿序

豐齋張先生文若干篇詩若干篇其爲人厚重君子而先人之師也 先人之學得力於同縣李先生而大成於涇胡先生豐齋其始基焉先生藹然長者其所爲詩文亦時有長者之言治經則主康成而斥王肅詩則主唐音而出入於金元諸家博洽該通成就後學甚衆顧歆焉不自足嘗曰申公不作詩傳疑者則闕此可爲居家教授法是編則其子璿所集也璿爲寶坻校官垂沒命其子其庠求序於佩綸云

劉祭酒廷枚詩集序

余家居吳久余師元和陸先生兄子壽曾人駿師吳縣劉先生陸先生爲詩學韓退之先生爲詩學白樂天先

生之學白也嘗曰經史事類具在樂天豈不能博奧者哉其所以獨絕者固在樂府諸篇至流連光景即事抒懷之作似若語淺意重涵詠之皆有餘味其人不黨於牛揚其詩並不黨於韓可謂有道之士矣余深韙其說先生內行篤家世傳業徒衆最盛燕閒縱言述乾嘉間吳中諸先輩學術淵源衮衮可聽舉世爭爲許鄭之學先生經義淵邃終不著一書也戊辰一科類多慷慨激昂之士先生溫溫煦煦居稠人中歆然若不足世咸以長者推之以此翕廷望典教國胄持衡名邦極師儒稽古之榮焉讀其詩冲和平易而詞館蕭閒之況朋舊切磋之雅與先生夷險之迹吾兩家親暱之交畢具於斯亦海內士大夫所欲知者也先生旣歿其子傳祁傳福

始輯存之余爲揭先生論詩之旨以詔後來而陸先生遺文散佚余力竟不能收拾以永其傳爲足悲已陸先生名廷英貞定嚴偉明經不仕年七十餘

王紹蘭管子地員攷證序

秦雜燒詩書百家語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顧劉向七略農圃九家種樹之書傳者已尠後世農業益輕汜勝之尹都尉諸書第見於齊民要術所稱引並戰國依託神農之說亦盡亡之佩綸嘗旁涉諸子惟管子地員篇及呂覽上農任地辨土審時諸篇於農家爲近蓋出於古農稷之官之遺訓非李悝商鞅所能爲而地員尤合經義其正土則壤遠迹禹貢而周禮大司徒土會之灋土均之灋土圭之灋與夫稻人草人之所掌三

虞三衡之所守職方之圖溝洫之制無不同條共貫旁
推交通乘馬書云命之曰地均以實數地員隸於雜篇
實發揮乘馬之旨以經義論之周禮其經管子其緯也
以管書論之乘馬其經地員其緯也故惠氏士奇莊氏
存與頗取是篇以說周禮而邵氏郝氏之爾雅段氏桂
氏之說文咸取資焉舊注既嫌簡略閒亦譌誤管子義
證讀書雜誌據善本紬類書校讎至精審矣然亦未能
條通大義而俞正燮之解黃唐爲廣闊則謬引蒙莊宋
翔鳳之解五壯爲黃弦則強通廣雅李光地以鳴馬爲
鳴鳥則過尊朱子之言程瑤田以鴈膳爲雕胡則誤信
楊慎之集皆諸家說不安處卒無有善注行世者今年
夏初於蕭山胡兵備許得其鄉先生王氏紹蘭地員攷

證四卷節解而支分句釋而字詁其義訓衷於爾雅說文頗足證明管書砭補尹注復綴集異聞會粹舊說決是非以定準裁時先生年已七十有五孜孜手寫塗乙縱橫可謂好學不勌者矣但其閒略有可議者禮祈年田祖則獻豳雅祭蜡則獻豳頌故是篇出於農官而兼明樂理其辨呼音爲方言之準其辨鳴音爲清聲之原千餘年來三代妙道微言日就淪晦聖祖皇帝深通六律該綜九流於此篇悟官居中位爲君之理證以呂覽淮南得黃鐘律本古樂復明律呂正義前後編敷暢其說而斯注於起音一章援據獨略並江永律呂新義亦未一及不宜疏漏若此則疑其爲初創之長編而非已成之定本也兵備以先生遺書煨燼旣蝕其說文段

注訂補不忍棄置是編欲佩綸循王氏念孫定爾雅義疏之例爲之刪繁存要然後刊行佩綸以管子孤學先生碩儒未敢輕爲去取昔秦近君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說曰若稽古三萬言漢儒已然未足爲病也惟管子之義大較本於周禮困學記聞謂呂惠卿手實之法乃因於此先生宗深甯之旨遂謂立后即新莽之自占手實即新莽之實定所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知立后當破爲立戶手實當詁爲取實即周禮稽夫家乘馬地均以實數之法初與司市無涉烏可執盜新莽宋之批政重誣周公管子哉兵備方督水工檢戶口行荒政以惠民退食之暇相與討論古書諒以佩綸之言爲允也

矩齋時文序

矩齋時文若干篇吾師上元夏壽人先生作也先生幼承家學年十二能爲詩古文辭諸城李方赤先生

璋煜

守江甯負人倫鑒郡試日先生以經解詩賦冠場先是

方赤守揚州激賞錢星伯閣學

桂森

蔣叔起觀察

起伯

並先生目爲三童子及擢廣東惠潮嘉道攜先生讀書

署中主龍川書院成就後進甚衆癸丑金陵之亂先生

眷念松楸徒步旋里至則無歸流轉江浙閒賣文爲活

旋登己未賢書同治丙寅從兄古虞先生宰華亭歲旱

屬記室爲禱兩文無當意者時先生客雲間姚衡堂前

輩

光發

稱其工四六乃因衡堂請之至則文不加點綴

然可觀四座聳異遂禮爲家塾師佩綸兄弟均受業焉

館於吾家者兩年教誨甚至戊辰下第至上海從劉融

齋前輩

黑載

游選海州學正以卒先生之爲人質厚謹

慤造次必於儒者其爲學晚益專意程朱繩趨尺步小
德彌慎故文日歸於平淡粵中少作歸途失之中年所
爲詩文不甚存稿佩綸嘗錄藏祈兩文及雜著若干篇
在亡弟佩綸所今亦散佚矣王茂才豐歸嘗事先生戊
子計偕入都始得先生凶問爲位而哭詢遺文不可得
茂才乃謀以先生書院課作刊行之不忍拂其請也吁
先生非時人也文則時文也爲人已然而然爲時文時
然而然佩綸憇世或執時文以求先生而益沒先生之
真故略敘其生平學行以答茂才先生沒後茂才經紀
其家事甚得古誼可敬也

顧睥民觀察吉林公牘序

吉林郡縣之議萌於吳編修觀禮而行於葉赫將軍銘
安其規畫形勝遮要害町原防則吾友吳縣顧君實董
厥成既奏設吉林分巡道天子曰俞往哉汝諧行省
無兩司以巡道兼布政提刑之任視他道尤雄繁君內
行最薦本孝友以施之於政政皆當於人心邊民欣戴
如慈父母時諸務草創凡定一法立一程必博稽詳攷
為百年久大計故其條教蔚然可觀而君乃用此不安
其位也君去吉林則以八旗人補其缺而三省練兵議
起郡縣若贅旒焉是編也前無所因後無所承五年之
閒制度三改亦一時得失之林與

陳春麓讀詩識小錄序

代

寶泉少孤未獲承過庭之訓年十四五稍稍知問學於
敝麓中得陳春麓先生讀詩識小錄十卷心愛好之及
出而與世之通人碩學上下其議論偶持先生說或病
其漢宋雜揉涉於淺近平易寶泉學不精專亦姑置焉
久而喟然曰國朝諸儒之說詩也乾嘉以前執毛鄭
以攻朱乾嘉以後復執三家詩以攻毛鄭挾其最古者
以求勝其弊或至於黨同妒真而溫柔敦厚之旨漓矣
先生是編遠取毛鄭而輔以漢諸家之說近取朱子而
輔以宋諸家之說虛心平意無主奴門戶之見而惟以
真是爲歸其淺近平易蓋以便於初學而詩人不傳之
意不盡之言時時得諸涵泳之表實與讀應爾雅者殊
塗一致以視提景如之詩說簡正錄趙殿勳之詩經集

成直以通俗揣摩爲主者固當不同也閒用徐貢揚例
附以評騭雖非詁經之體然朱錫鬯杭堇浦於毛詩皆
有評本以評漢魏古詩之法進而讀三百篇未始非小
子學詩之首基不足爲斯錄病先生經行兼備我伯祖
祖父所師事著作等身僅僅存此什襲三世深懼蠹滅
故刊置家塾以詔子孫固哉之見知見譏於大雅爾

樊山詩集序

武威樊君次其近詩曰關中集者二卷曰東歸集者一
卷曰蓬轉集者一卷徵言於余君累世將門自君獨以
文學著入翰林以上書劾貴臣出爲長安令學識英博
倜儻有奇氣及觀其所爲詩則調彩蔥蒨音韻鏗鏘使
人味之不倦君自言初涉溫李後溯劉白於此事頗具

甘苦余玩其名篇以情經文以辭緯理殆能取四家之長而不囿於四家者也昌黎稱樊紹述三世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紹述無所不學海涵地負放恣橫縱不煩繩削而自合然紹述文字奇澀不副昌黎所稱若君其足當之歟君方再入秦所至未可量也於其行姑序而歸之

十三經地理韻編今釋序

韻編何昉乎昉於徐楚金之說文解字韻譜騎省序之謂聲韻區分開卷可觀便於檢討無恤其他明永樂諸臣纂輯大典或以韻系書名或以韻系篇名韻海韻府之例遂奪七略四部之居國朝諸儒通變其法阮文達本以作經籍纂詁汪氏輝祖本以作史姓韻編李氏

兆洛用以編紀元及歷代地理 皇朝輿地學者皆以
爲宜臨桂龍松岑戶部輯十三經地理韻編今釋十二
卷踵李氏之例條分件繫不相雜廁書成徵序於余余
受而讀之不費日力而 國朝諸儒研經釋地之書燦
然在目其以今州縣釋古地名康成箋詩元凱注左之
例也證本經附枝要備忘易省善長注水經之例也折
衷一是閒附異說班志述禹貢時存古文許書暘谷別
著一解渭出鳥鼠兼采杜林之例也竊謂本 朝儒林
蔚起羣經地理均有專書其義據精礪躔絡分明時令
漢儒退舍而病於不能闕疑喜立同異或且引單辭執
孤證推六書段借之通例取歷代志乘之殊稱往往以
二千年後之山名水道附會古初穿鑿支離轉爲通人

之蔽戶部諒有見於此而意主今釋亦惟博收約取以俟學者之自喻時下已意審別尤嚴則閉戶潛修視李氏諸書之衆手鈔撮者固當不同也余於古今地理之學最不關究閱是編喜其開卷可觀便於檢討也故略舉所見以諗世之明地理者

光緒甲午 恩科會試錄前序

代

光緒二十年歲在甲午 皇太后六旬萬壽恩科會試

詔禮部尚書

臣

李鴻藻充正考官而

臣

徐郃

臣

汪鳴

鑾

臣

楊頤副之取士如額擇其文尤雅者進呈

御覽

臣

鴻藻例得颺言簡端伏考貢舉之法宋司馬光以爲

當先德行後文學而蘇軾之論則謂欲興德行在君人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不宜設科立名以取之文

章雖無用立法取士莫之能廢驟聞之似光正而軾偏然自鄉舉里選不行卒不能舍文字而別求一儲才之法非經明之果皆行修也亦非趨天下之士徒以文章報國也夫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世治則文與行合世衰則文與行分故自漢唐以來策問詩賦經義取士之法屢改而得人最盛則必其極治之朝即以時文論明以來成宏主理法隆萬主機局天崇主才學文格且屢改而得人最盛亦必其極治之朝其故何哉上既有殊功異德卓絕之迹則下必有奇偉宏達之士應時而生故經術之盛衰人才之消長與夫世運之陟復相爲表裏而其轉移造就則視乎上之一心我朝

聖

聖相承稽古右文旌能擢儁英賢輩出超越等

倫今、皇上聖學日新孜孜求治留意典籍鼓舞羣材
天下有志之士亦既爭自琢磨以待用矣際茲慶節
特舉甲科臣久掌容臺詳稽典禮皇太后萬壽恩科
皆以六旬爲始乾隆十七年壬申以崇慶慈宣康惠
敦和裕壽皇太后六旬萬壽特開慶榜時大學士臣
陳世倌等爲考官得士若盧文弨趙佑翁方綱錢載梁
同書等皆經義淵深文辭博洽卓自樹立爲世通人道
光十六年丙申以恭慈康豫安成莊惠壽禧皇太后
六旬萬壽特開慶榜時大學士臣潘世恩等爲考官
得士若胡林翼之宏濟艱難張錫庚之竭忠遂志均足
以扶景運而式頽風一時傑士偉人出於儒者既隱
然爲科目增重而登進皆由慈壽恩科治洽於宮

闡氣鍾於河嶽非偶然也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
壽恭欽獻皇太后戡定大難 佑啟中興懿德豐功宜
膺景福恭逢 六旬萬壽後先濟美八表輸誠 皇上
以承 歡養 志之懷修籲俊開門之典而 臣世受
國恩仰承 三朝知遇甲戌己丑至今三典春官踵先
臣爵後上瞻 盛世之崇儀下撫 臣門之餘澤感激欣
抃彌切兢兢入闈一月與諸臣詳慎鑒別多士涵濡
德澤當 壽寓宏開之日稟經酌雅播爲和聲蓋有美
不勝收者 臣之衰庸無以仰企先臣萬一而曠觀風會
視 祖 宗朝需材尤亟取材亦尤難故去取之間慎
之又慎深懼或有遺賢而此心終歆然不敢自信也揭
曉後多士來謁則敬闈 聖主錫類推仁之盛美與求

賢佐治之深心，勗以勿驚聲華，勿趨祿利，敦品勵行，勉爲真儒。冀明體達用，經文緯武之才，或出其間以副宸衷。而光鉅典，械樸之詩曰：奉璋戕戕，髦士攸宜。言文王研精合禮義，能官人也。思齊之詩曰：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言文王之聖德成於太任，令士皆有名譽也。周京修德，作人之化，必推原於母教，以明善則歸親之義。然則臣等選真才以應朝廷側席之求，皇上儲真才以宏聖母稱觥之福，所謂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者，即聖人久於其道而化成之明效也。所願皇太后聖壽無疆，皇上聖德亦日進無疆，多士讀書向道，共勵修能以共弼國家無疆之祚。臣躬逢其盛，有厚望焉。

知白齋詩集序

老子曰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此秦漢以來所傳老氏之微言也雲彥齋使守之以名其齋復以名其集而徵序於余余喟然歎曰知白之謂白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以言詩許商其言也繪其文也素其質也天下豈有無質之文哉鍾嶸詩品次第頗不滿人意而以錯采鏤金爲中品雕織過密爲下品其列在上品者必綜文質而兼論之猶古人尚質之旨歟或疑齋使少著才名樞廷橐筆物望鬱然以勁直不能久居中躡而復起晚領淮隄宜其中或有坎坷不平之氣類於小雅之怨誹者而其詩乃和平樂易無楚騷愁苦之音亦無道家虛誕之語余執老氏之學概之似未足盡齋使者不知此

乃余之所以深知齟使者也夫齟使當同治中興之世掌制代言侃侃論天下事踔厲鋒發才足有為豈徒欲以抽秘騁妍貴奢尚巧與古今文人爭一技之長哉一厄於時相之猜媚再厄於怨家之詆誣而齟使則已老矣既不獲望見清光一攄積志而又慨然於時事之日棘人才之日窳白頭一老抱沖守閭委蛇於三五年少之間而胷次所旁薄者本朝之便宜與夫嘉道諸先輩之論議無可告語而一寓於空言此特以詩詞爲迹耳而其寄託固別有在也然而閱世益深所養益粹固有得於上德若谷大白若辱之理而其發爲文章亦皆扶質立幹以合於古人之自然是又其靜壽之徵而宅心敦厚之本也夫大祀之禮籩豆錯陳而必先

以清酒銅英青金英黃君子弗貴焉而獨比德於玉白
之爲重久矣此余平生取友論文之夙心於齷使其或
有合也李撫謂江敦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夷涅而不
緇曰白齷使先罷河東親知在朝闔門韜寂者累年可
謂安貧盤錯不渝脂膏不潤可謂涅而不緇其人如此
其詩可知也齷使先祖石生先生以白圭集行世知白
守辱之心即白圭懼玷之訓矣華亭從兄與齷使善故
余能詳其累世清白之家法以告後之說詩者

南岡草堂文存序

司空表聖有言文人之爲詩詩人之爲文始皆繫其所
尚旣專則搜研愈至故能炫其工於不朽自古及今未
有文人而不能爲詩詩人而不能爲文者也伯虞先生

以詩名咸同閒湘鄉合肥及沈文肅公左文襄公均激賞之石城七子推伯虞詩爲冠以辛酉拔貢舉丁卯賢書庚辰試禮部同考官異其文力薦諸主司傳觀贊歎竟不得第及榜發知爲伯虞羣以失士爲憾而伯虞自此不上公車家居教授者今已二十餘年成就後進甚衆余知伯虞久避地金陵因汪悔翁門人張楚寶以識伯虞命兒子志潛從游遂爲文字交庚子春論詩甚洽復求其文旣識而歸之矣今年其門人謀刊伯虞文集更問序於余舉向所商榷者芟薙殆盡益心服之伯虞且以雜存駢體爲疑誘之使進其狂直余听然笑曰甚矣伯虞之虛懷也自昌黎以文振八代之衰宋以來尊之如泰山北斗學者率以文能載道自任其體益嚴歸

方劉姚若統系然國朝說經諸儒從而非之則謂六朝以駢文爲文以散文爲筆各執一一是以相抗衡李氏兆洛選駢體文以調停之然莫能盡一也金陵當乾嘉盛時姚姬傳先生以名儒主講鍾山梅伯言管異之輩親受指義大亂之後流風餘韻猶在人間及曾文正公作鎮江南以古文提倡宗風謂姚氏體柔欲以陽剛之氣振之汪悔翁夙負重名文力主史漢素不憚言歸方於是墨守桐城者稍絀伯虞融會姚曾兩家之說而劑其平以同鄉後起與汪先生從事志局復上下其議論其言婉而達紆迴而有致於源流清濁之所處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蓋三致意焉汪先生親爲其母太孺人撰表闡揚節烈海內人士讀之往往墮淚以爲與歐陽

公瀧岡阡表無異而伯虞之文亦自與廬陵爲近旣幼被慈母之教而其學力之深微不規規學韓而旁薄於班馬兩家之史法至其記游諸作神似柳州游衍於道元水經注閒爲三唐無一俗筆天不能有陰而無陽道不能有柔而無剛一奇一耦相合而章是何害於編集之例猶之伯虞之詩自言僅學浙西六家而情深律細初無隨園晚年滑率之病風格實在慶厯之間豈伯虞信其詩而尚不自信其文耶抑詩與文皆有心得而姑託於淺近名家耶甲午以後變法自強之說起學校之間已囂然不靖伯虞固心憂之矣今貢舉之法將改罷詩賦試策論師泰西之所長必道藝咸眩文武兼備而始名之爲士士且盡棄其學以學之文章流別不知所

屈而伯虞與余促膝斗室中辨古今文體之正變不亦迂乎雖然以伯虞之才與識使之蒐奇集異綜中西學術之得失而折以道要非不能也退而自娛於斯文其確然有以自守而不囿於風氣者然也夫不囿於風氣而確然有以自守又烏能僅目之爲文人哉

周武壯公遺書序

兵法曰器械不精以其卒予敵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嗟乎將才之難得也久矣咸豐之季湘軍最著淮軍亦始萌芽同治初李文忠公以偏師援上海進克蘇州舒城程忠烈實爲軍鋒冠於時淮肥英傑勃興人自爲戰劉壯肅張勇烈潘撫部及周剛敏武壯兄弟各建一軍皆即其

名爲軍號天下所謂銘樹鼎盛四軍者也粵捻旣平淮
軍聲聞中外銘樹鼎三軍分布各行省惟盛軍全部萬
餘人從文忠畿輔最久剛敏謝兵符矣而武壯獨留同
治乙丑冬余過江泊常州按行戰地遺民說武壯裹創
血戰舉旗先登狀爲之拔劍起舞庚辰李春猷防亟文
忠延余至津始及軍事嘗策騎歷大沽涉祁口道興農
鎮屯田萬頃兵民雜作井里晏然皆盛軍所經營者文
忠亟稱其才曰此魏之賁祗宋之何承業也余益心儀
其爲人自泰西以船堅礮利入擾中國遂成互市之約
中國日務增兵火器仍徂舊式益陽胡文忠圍武昌久
不下乃自粵購洋礮攻堅武漢遂復是爲我軍用洋礮
之始亦未能推行各軍李文忠久於兵間習知兵械利

鈍蒞上海即兼取格林礮來復捨佐軍部分旣明而又
用外國長技故縱橫盪決不數年而粵捻以次勘定及
以使相鎮燕天下號爲無事矣而武壯獨居深念若重
有憂者聞英德各國精器日出江南製造不足敵之則
以選器練軍之說密請諸文忠文忠益設北洋機局廣
徵洋械礮則克虜伯鎗則毛瑟哈乞開思奇名詭制畢
致諸武庫武壯日討軍實而申儆之嘗悚然若大敵之
將至其治下如束濕薪士之簡佚者苦之而勁撲敢死
之材咸樂爲用短衣匹馬嚴察部伍或循行田間未嘗
少自縱逸癸未冬余以法越事起承命至津有密陳
津防難恃者上面諭考察及偕文忠演盛軍礮隊則
礮發三十二出無不洞穿歸奏便殿聖心釋然當是

時北洋兵最精餉械皆足士氣飽騰故法雖敗盟終不敢越勃海一步朝鮮之役文忠以淮軍宿將凋謝不欲輕戰廷議趣之衛汝貴出防平壤棄師而潰於是言者爭詬病盛軍然曹提督克忠以鄉兵據小棧因盛軍精械尚足爲津沽重文忠太息謂武壯如在日本烏能至此庚子之亂沿海礮臺悉毀獨武壯所建新城各壘聯軍攻之竟不能下相顧慄然則武壯之亡匪唯文忠與淮軍之不幸抑亦中國之不幸歟余甲申使閩始於文忠坐上與武壯遇一見恨相識晚其明年武壯歸持母喪旋以毀卒公子家駒輯其自撰年譜並遺書都爲十卷述先命求序於余優尋七八年自念敗軍之將無以應也辛丑春起廢入都重過天津則北洋軍資壁壘

掃地無餘瀕海營田溝軌僅存犴臬出沒憑軾踟躕惻然淚下盟書方歆文忠遽薨衆口忘仇以戰爲厲而余亦病且老矣烏虜文忠憂國之深衷籌兵之勝算與夫時事變遷之迹人才消長之機口不能言也言亦孰能喻之至於淮軍干城腹心之寄北洋三十餘年所艱難創造者父老咨嗟終未能得其竅要是非恩怨將生異同讀武壯之書猶庶幾存其髣髴不及余之未死稍有所發明後百十年誰能復鑒其苦心者噫豈獨爲武壯一人慨哉參武壯戎幕者江甯何延慶溧水朱紹頤皆奇士故奏記教令多可觀

洪母潘太恭人七十壽序

代

人駿之母今年五十有二所以事吾王母承吾父勗教

吾兄弟者甚備人駿嘗思德業不立無足顯揚親名負
吾母鬻勤也而往來南北時時聞同年生洪修撰之母
太恭人賢太恭人新安潘氏歸贈君謹婦職得尊章歡
贈君卒督子有法更亂離不懈同治戊辰修撰廷對第
一未散館拜視學湖北之命光緒初元乙亥充順天
鄉試同考官明年典陝西試以預修毅皇帝實錄予
四品冠服將晉坊局詞館英賢門下生徒皆願因修撰
上壽太恭人修撰未就傅時太恭人教之書波磔有矩
遂以書名長安科舉士奉爲圭臬方之文衡山董思白
又能鑒別宋元書畫藏皮甚富偶作山水小幅人恆珍
賞都下銘頌燕餞之文往往得修撰名爲重吳中高才
海內名士又皆願因修撰上壽太恭人時太恭人年七

十矣修撰獨深契人駿乞一言侑觴人駿與修撰交且十年微修撰請固將竭其不文以壽太恭人乃肅然對曰子仕宦達矣多材多藝矣太恭人之教子可謂名稱遐邇矣雖然未有已也夫天下之爲人母者類皆賢而其賢之顯與不顯則不能無待於其子吾與修撰皆人子也可不勉哉蘇軾讀范滂傳以請母母曰汝能爲滂吾獨不能爲滂母乎吁使天下人人爲滂則天下之母人人皆滂母也然而能爲滂母者恆多能爲滂者恆少是故母也慈大都能截髮莖芻而子非陶侃則不顯母也介大都能手廩藏錢而子非李景讓則不顯母也才大都能畫荻教字而子非歐陽修則不顯千百年間義宗名媛爲史氏文人所表襮者必其子孫能自振拔有

聲名當時彼陳澧小縣孤嫠貞媪湮沒不傳者可勝道哉然則我生之初保抱提攜導其子以正者母之事也弱冠以後砥名礪躬使吾父母之德信今而傳後者人子之責也夫以太恭人之志操能盡以嫁時衣補簪珥佐贈君而操作甘貧節衣縮食使諸子負笈從名師游可謂明於禮矣間關賊中出九死得一生蒙難而貞之守約而安之可謂介於節矣數十年中幾困幾通然居恆深念苦阨時輒出家財以振餓藥疚死可謂不忘其初矣竊謂得太恭人所以事舅姑相夫子者以致君則忠所以和娣姒禮師傅者以接友則謹所以恤僕隸惠困窮者以臨民則慈且義凡此者修撰非不能也誠振而大之以副天子知遇使太恭人之教遠播天下

不難也且洪氏嘗多賢母矣忠宣使金十五年還文敏兄弟均舉詞科而忠宣母故無恙年殆大耄焉國朝北江先生母蔣清節峻絕依外家居洎北江學成以弟二人及第爲機聲燈影圖記母德天下傳之太恭人食貧勵操瀕於蔣庚申咸豐之季流徙兵間亦略似忠宣之母然親見修撰舉巍科綰轎車爲中興侍從則固二母所不及修撰其本忠宣之介特深之以北江之淵懿耿直使太恭人聖善周聞爲洪氏冠以躋於陶李歐陽諸母之列不亦可乎至於龐洪曼福榮華臧富則固太恭人所自有也又奚足稱焉詩曰夙興夜寐無忝乎所生人子欲壽其親其必自無忝始矣人駿與修撰皆人子也可不勉哉修撰其跼誦吾言以告太恭人或者

其當於燕喜之頌耶

陳母熊太夫人六十壽序

佩綸兄子人駿以同治戊辰先佩綸入翰林故戊辰諸前輩多暱就佩綸佩綸初識吳縣吳君清卿與講求民間疾苦所見輒同母韓太夫人里居年七十清卿之弟亦官翰林嘗索予文爲壽又識閩縣陳君伯潛朝夕以文章道義相切劘尊人子良先生及母林太夫人奉其祖商羊林下伯潛亦索文爲壽最後識長沙陳君伯平每討論政治得失意氣相許母熊太夫人就養京師伯平復索文爲壽三君皆戊辰翰林有道君子也清卿治兵吉林伯潛立朝多建議視學江西士風爲振伯平官御史抨彈不避顯要天下隳之伯平之鄉士大夫述其

太夫人之德與所以爲教曰衣績食粒萊婦之勉夫也
澂漢羞饋鮑妻之事姑也左琴右書於陵子與其室之
相娛也孟陽之嫂傾囊以助其弟仲郢之母九熊以勵
其孤古之人有行之未足喻母之劬也文伯之家而效
績罔愆蔣欽之貴而縹被是傳七子皆辟而秦姬穆然
崔母助實政教節宣易簡秉訓禮讓周旋古之人有行
之未足當母之賢也然後知伯平戇直而不回而未嘗
以氣節自矜詡者得於太夫人者多矣以予所聞曩伯
平抗疏言雲南報銷之弊天子赫然震怒以事下所
司考驗論讞未上頗有欲以計中伯平者人咸爲伯平
危太夫人歎曰御史朝廷耳目言而有利於國何
惜身家吾獨不能爲王義方之母乎嗟嗟伯平之志始

終不少挫太夫人實成之矣今事已大白 朝政益明
人咸服伯平敢言且爲太夫人慰學士大夫多爲詩古
文辭稱觴上壽夫衆人營營中情愴怳進銳退速尋直
尺枉故任事敢言之志摧而心且失其安廣若太夫人
之力持乎困窮不驚於擾攘固當導子以有爲而已亦
葆夫頤養則拜於 廷而賡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
桐生矣于彼朝陽登其堂而誦曰如南山之壽如松柏
之茂惟是母是子足以當之不將永爲 國所庥佑耶
佩綸適奉 命使陝西不及躬與盛事念三君之親康
強如昔人駿亦奉吾叔母與吾嫂來京師清卿嘗使陝
甘伯潛與伯平先後使甘使陝人駿嘗使四川秦晉之
士儻有道三君子與吾姪者吾各稱其親之健以語之

必歡然相慶如京師士夫也因爲序而屬人駁書之

朱外姑馬夫人六十壽序

佩綸入翰林始娶於仁和朱氏時余家甚貧婦力而儉親執女功煩辱之事甚有矩法事吾母五年貧而不憂雖婦之能賢亦外姑馬太夫人之教於家者豫也始太夫人歸大理大理貧甚於余太夫人節嗇以相其家家日以給足自大理盛時至今四十餘年如一日吉凶賓嘉之禮蠶桑穀麥之宜以及瞻嫺鄙課僮奴種瓜作瓠築肉臠芋皆中程度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太夫人精力能推行之他人不能也佩綸侍大理之教淺大理三世治毛詩先提刑受詩涇縣胡先生亦主毛氏故佩綸與大理論詩往往合一日求羔羊美儉之訓佩綸

起曰毛傳第言羔裘以居不失其制而已小序節儉正直德如羔羊曹粹中謂後人因鄭箋附益之非毛氏指也夫士大夫儉於家則爲閨門之雍容儉於國則爲有司之出納是以后妃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化天下以婦道於是樸約爲俗大夫妻能循法度饁婦桑女皆被之絃歌以彰雅化而務以儉嗇爲政則必有不能中禮不能用財之弊故君子之褊陋者葛屨汾沮洳皆刺之羔羊推本鵲巢之功然則儉者君子之末節而婦人之美德也平津布被脫粟荆公衣垢不澣僞儉耳第五倫性節儉妻操炊爨王良在位共儉妻布裙曳柴此真儉矣大理頗是其言蓋三代以後傳姆之教廢婦女逸居無所誦效則一以奢麗相矜尚儉雖不及禮而夫若子

者仕則足養其廉退則偕隱操作庶幾以約鮮失焉漢
唐以來河北人事多由內政綺羅金翠不可廢闕而江
東婦女略無交游自元明以後門第之譜佚北方婦道
日返樸約而南俗日以侈靡東南大兵不改其故女次
服妖光華駭目識者憂之太夫人嘗一歸其鄉被服雅
則食飲不醲厚初無染於習俗而閒出大理之賜金以
立宗田振餓者顏之推所謂儉而不吝太夫人有焉吾
觀於太夫人而知大理之型妻貽子者詩教深矣長子
澈仕江左不得志藏書爲東南最其仲潛奉太夫人居
京師蒔花種竹以娛其親日與諸名士游而輕世肆志
焉非太夫人之制節謹度何以得此哉今年四月太夫
人年六十澈潛兄弟將奉觴爲壽余故舉大理治家之

誠與太夫人致福之由大書之以告世之賢士大夫此則佩綸之所以壽太夫人也

張母陶太恭人七十壽序

歲在丁丑江夏張參議偕其弟叔煥同舉禮部試參議選入翰林年二十二濁世翩翩一日聲名動輦下說者謂月卿尚書功成身退其德蔭宜興後昆而一二老成耆碩如洪右臣給諫吳子雋編修則並言參議賢母陶太恭人之謙敬均平實有合於士君子之行其福澤殆未有艾也咸豐之世廣西徧地皆賊尚書自牧令以至節鉞積苦軍中太恭人偕嫡徐夫人轉徙湘黔閒不常厥居徐夫人善病晚得叔煥適黔有寇警恐怖缺乳太恭人舍參議而以已乳乳之侍徐夫人湯藥致敬盡禮

听夕罔閒桂林兵事纔定移尚書督滇 朝命敦迫就
道義不返顧其家政條理秩秩皆太恭人理而董之周
旋患難十餘年布衣推髻未嘗享一日華廕之奉比庚
辰尚書再起攝尹京兆由蜀藩黔撫復鎮滇池太恭人
隨宦邊方始終一節己丑參議乃迎養至都尚書雖久
膺疆寄清操壁立不名一錢詞臣俸薄僦居陋敝太恭
人自奉儉約顧而樂之參議進珍膳必諭以惜物力獻
錦綺之服卻而弗御猶躬親縫紉灑掃之役子婦跪諫
然後已戚里交游益欽其德量焉比參議將除臺諫入
白太恭人請命太恭人諭之曰汝世受 國恩當言則
言其毋顧禍福瑣瑣爲一家計參議感激拜受於是侃
侃論天下事有犯無隱直聲震海內巡視北城搏擊豪

強貴近爲之斂手 天子明聖列於九卿駸駸大用矣
卒爲忌者中傷以深文察休昔宋劉器之之母謂其子
曰諫官爲天子諍臣汝幸居此位正使得罪流放無間
遠近吾當從汝所之鄒志完之母亦曰汝能報國無愧
公論吾顧何憾及志完謫居嶺表母不易初志史均賢
之吾不知世之論參議者視元城晉陵爲何如要之太
恭人之訓其子殆庶幾兩賢母之名言也伯子之子善
靖試守江蘇江南督府亦重參議名聘主尊經講席太
恭人安輿南來愛六朝煙水遂移家於斯旣委內政於
子婦林恭人爲穎叔先生女賢而有文佐參議承懽養
志孫善都亦婉愉繞膝顧而含飴曾孫皆秀異端好其
家庭之樂乃更甚於京朝固參議之善於怡親亦太恭

人志量超然於仕已得失之故視若浮漚之起滅而無所欣戚於其閒雖習於尚書之身教歟而非曾次夷曠出於自然殆未可強而致也其康強逢吉宜哉壬寅五月爲太恭人七十壽闕宮之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參議有焉旣醉之詩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太恭人有焉佩綸與參議習敢本詩人之義舉其懿行之大且遠者約陳之以爲女教光

杭州郡館記

代

浙江行省有會館在京師二舊館扁不居新館浙東西人士雜居之地隘不能容他郡往往各立私館以伺鄉里之入都者十郡皆有而杭州獨無仁和錢唐大縣也則自爲館於正陽門外之西珠市海甯別州也則自爲

館於宣武門外之棉花胡同而他縣徵辟應公車首畿
路大都離羣而散處智心歎焉思建杭州館以比於諸
郡國蓄之二十餘年矣夫古之爲仕者進而在上則大
營客館以居天下之賢士退而在下則散其黃金贏餘
以與鄉黨父老相樂智之謫陋不學謬以乙科游躋卿
陪誠不能有所建樹以爲邦家之光其又何敢私君
賜以頗立產業基趾今齒益衰矣而歸心怛怛敬敬舉
愿官所得祿奉買宅虎坊橋東爲屋若干楹葺其敗墉
易其散材礱之塗之凡五月而功具則名以爲杭州郡
館館距西珠市不一里相居止焉相羣侶焉庶幾一州
七縣之士入國門而有閭巷之樂乎而智亦得以歲時
與鄉人禮飲宴樂於茲堂大比之年得從諸英俊諸鄉

事敦古誼亦久客者之歡也智自庚戌入都不十年而江表軍興故鄉多事桑梓翦爲龍荒賴王師電舉臆發郡縣次第克復於是士夫乃得保其宅里亦會仕途競開舉額增廣而士之策名入仕者迹交輦下乃倍於道光咸豐之時今朝廷嚮治元氣日復海舶陸車紛轆京國智又安知十年以後不更盛於今日也智力薄媿未能崇大其館以盡容一郡之賢豪抑又聞之大輅始於椎輪崇山基於一簣則此館固一郡之嚆矢也其重門交戶四麥九蓋則願以俟後之君子矣

淵靜居記

抑仲官翰林學於其宗老孝達前輩孝達名其居曰淵靜今年三月抑仲察守湖南矣送余北戍揖而言曰子

更患難久益習於情僞其告我所以自治與吏所以治民者余曰子豈不足於淵靜之悒乎莊子曰居淵而靜動輒而天治心也又曰淵靜而百姓定治人也夫天下之至動者水然而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汲之不憎注之不樂水之性然人之至動者心然而無思無爲唯深唯幾心之居然心得其居於是坐室而觀四海處今而論久遠盜而用之斯淵兮爲萬物之宗也太守雖專治千里兼數縣其權輕易撓貴官老吏巨室強宗手上下懷輕重以嘗我者其變鋒出一言一事皆足以膠膠擾擾於心君子處之柔以和澹而出以深沈然後因其自然折奸豪之魁退猜禍之吏蠲除一切靡密煩碎之條教而使民不擾此固儒者之治而抑仲素所蓄積者耶漢

以來治尚清靜九卿二千石大抵皆善黃老言而儒者以經術緣飾吏治或且煩而寡要孰知夫莊周淵默靜明之旨雖若原於老氏而去古未遠乃合於聖人之微言深義也因抑仲之行既舉吾所聞以達民之情僞而益堅抑仲之所養記諸宥坐將質之孝達而觀抑仲之政成也

宣化鎮武成王廟記

罷武學是也將士不學非也罷武成王封是也太公不廟亦非也禮緣人情而爲之節文今在泮獻囚受成於學之典固不能行而肆師祭表貉爲位推造兵法者神之兵家以太公爲本謀則釋黃帝蚩尤之祀以祀太公其誰曰不宜世稱太公往往流爲神怪師之尚之父之

儒者有述焉於是一切權謀奇計皆託太公爲說而時亦用陰符圖法病太公噫神太公者果足以重太公耶病太公者果足以損太公耶其不知道一也生民以來道莫大於孔子尊孔子之道者莫嚴於孟子孟子之言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此以推其爲天下之大老則如伯夷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則如伊尹太公亦庶幾近聖哉必以太公之道爲異於孔子之道其視儒道亦甚狹小矣或者謂今之大韜羣知其僞矣今之太誓武成亦羣疑其僞矣安所謂太公之道者然而取賈誼司馬遷劉向之所稱述舍其迹而師其意去其駁以求其純然後知太公之道之足以天下萬世也烏乎敬

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四言者盡之矣昔周公作周禮以成一代之太平大司馬之職常以歲時教民爲戰陳其於邦國之數天下之圖罔弗周知一甲一盾一弓一矢皆專官掌之視之若煩碎而求之則貫通時太公以文武師爲大司馬疑章程皆其所參定其後管子以太公之法治齊今取其書以證周禮一一與經義合誠得其道而推行之國以富兵以強內以修外以攘一敬義者爲之本也唐宋之世徒知崇祀太公而教士作軍之法已蕩然而失其紀武夫暗噫叱咤則鄙古兵法不足學儒者高語性命又視卒服習器用利得地形爲末務至於藩鎮鄰敵寇盜之禍相踵而起則委諸天數之適然而烏知爲人事之不豫哉

明罷武學以爲士當文武兼備其言甚美然將帥以積資而武科以末技上不知所以爲教下不知所以爲學焉得可將可相可農可兵之材而用之蓋自儒與兵別爲二家不得其所折中文武相扎之風溺於人心者且千百年而未之改也於是乎人材日窳將略日疏而世變亦日亟區區一廟之廢興抑末矣宣化自古爲邊郡要害鎮有遼金故廟神靈赫然將吏不敢替會明復立旂纛廟則舉軍牙六纛內之禍牙並行而祠太公如故國朝以太公從祀歷代帝王而州縣武成王廟聽吏人葺治康熙閒鎮將嘗一修之今日益圯保靖王君可陞鎮宣化久乃復新其廟使其客石儒珍參攷史志折以今之法度舉兩廡配享諸名將及明季所增之淫祀

悉汰之而廟榜及殿中十象猶仍其舊存古制因人心也更治其旁爲學舍置田儲書俾軍人之子弟來學焉若王君者非所謂不變今之法而得古之實者歟夫吾不敢謂入太公之廟者即能讀太公之書讀太公之書者即能明太公之道然而上谷突騎名天下久矣其風俗勁而尚武僂見愾聞亦將有以振動其耳目而入其心安知無豪傑之士油然而感挺然而興也余嘉總兵之能修舊祀因舉古司馬進士之法及所望於世者俾刻石以喻邊人

積廬記

安圃讀荀子勸學而慨然曰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甚矣學之不可以已也謂其廬曰積廬

而佩綸爲之記佩綸曰積之義微矣哉而不見夫物耶翼而能飛角而能觸積也而不見夫人耶農而贏粟賈而贏金積也而不見夫事耶王伯之威德賢不肖之毀譽積之著也而不見夫時耶閔人而成世先古而爲今積之漸也是故天以積清地以積成道以積名聖人之作易也於數則積一而兩而四而八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至於無窮於理則升之象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成高大坤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困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吾家自高曾以至吾父兄世有積累吾與子承父兄之遺緒謹身厲名期無忝於先業而佩綸墮家聲以罪廢天其或者鬱之久而欲使子高大吾之門閭然則

子亦慎其所積以迓天慶而保令名也夫

思補堂記

晉士貞子稱荀林父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以爲社稷之衛孔子取之以答曾子之問孝復引詩而歎之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補過者補上之過也然而古之君子安有不內省其過而能獻可替否者哉故出而裨國則詩人歌之雅所謂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是也居而治身則聖人許之傳所謂善補過者君子是也朱澂伯述其祖治命以志所願行力所未逮之事期之子孫殆與孟僖子差類澂伯名其堂兩世矣其父子之篤行潛學可知也昔嚴峻張昭論孝經於上前峻誦仲尼居而昭誦君子事上時皆多昭然顯親揚名盡忠補過豈有二

旨耶思之思之山甫將明之才與曾子戒懼之學固一以貫之者也余以馬江之役投竄裔土方思務學以補前行則夫大易无咎之理當兢兢與激伯交勉之矣

張蕖生西齋圖記

唐吳兢聚書頗多嘗目錄其卷第號吳氏西齋書目孫樵掇唐春秋可以示勸懲者號孫氏西齋錄張君蕖生名齋之意不知視吳孫何如惜所藏萬卷所著一編與西齋並燼矣先人守嘉興時君嘗與振事及官於蘇與古虞從兄爲文字交蓋所謂西齋者吾兄嘗屢至焉閱三十餘年少蕖同知始見余天津述兩世交誼而乞余爲之記昔郭明父府推潁州西齋坡谷皆有詩題之至今讀二公之詩則歸然如西齋之尚存少蕖以此圖

徵題世之名公鉅卿勝流文士歌詠殆徧顧藉余一言
爲重耶憶壬申舟過嘉興愴懷先澤追想舊游低徊不
忍去展斯圖花竹煙波宛然在目猶維舟西麗橋下時
也圖凡三程東沈焯皆畫人其最者湯貞愍公筆

祭外舅朱大理文

維光緒元年乙亥春二月己巳朔越二十有二日庚寅
女婿張佩綸謹以清酌庶饌致祭於外舅廷尉公之靈
曰嗚呼星殞斗杓雲寒天目藏劍躍龍居廬止鵬廣樂
潛迎仙龕遠築有道沾巾所親皆哭伊公先人爲民造
福俾侯于燕吾鄉尸祝公稟貽謀用大其族視草三霄
弼刑五服限促塵沙奪公何速在公鄉國耳公才名從
公家衡溯公生平童牙振采弱冠蜚英侍親官舍泊然

寡營手八千紙閉戶自精郡舉廉孝廬直承明農曹觀
政劑虛酌盈公卿引重察案心傾特達之知自樞省始
草檄十行飛書一紙枚速馬工潘詞樂旨赤伏呈符妖
燭枉矢外撫奇肱內鋤鑿齒五道行師軍書填委公肅
朝衣辨色而起鵠立通明從容助理有大詔令悉公撰
擬決策運籌一如上指內相聲華時莫與比方叔視師
遼陽出次公贊戎行周旋鞭弭武庫禁兵森然蘭綺績
紀太常以告天子不次殊榮有自來矣公既積功掌
制十年迺由郎署裁裁七遷始典鴻臚儀則罔愆旋歷
司宗玉牒用編爰持英蕩文教斯宣材羅珊瑚海珍剖珠
淵爰修方策武烈斯傳岐蒐十鼓唐雅一篇帝曰俞
哉予有疏附宜老其才久預機務鵠列頻移鳳池如故

公益感激得所展布顯揚令名遠悲永慕終制重徵謁
醫者屢頗欲乞身遂初用賦思動秋風 恩來湛露大
理崇階洵承知遇未獲養閒疾乃沈痼除官十旬大夢
忽寤惟公慎默胸胸其度孰測汪陂孰詢溫樹密勿參
謀弗能悉具檢公遺書觀公手記日所見聞油素潛識
百郡賢良中原將帥若考尊壘必辨其器下士罪言名
臣奏議若蓄錦繡必儲之笥法令弛張郡國建置本
朝便宜中興故事排比從從罔不賅備三復斯編想公
素志才若果伸焉知所至矧承庭誥業富縑緗龍威靈
寶石室斯藏假之閒福俾老江鄉結廬五畝買山一房
二分水竹萬軸琳瑯藥鑪茶竈二子侍旁經傳劉向說
衍毛萇鍼育起瘵神明以康天胡吝此悠悠彼蒼嗚呼

哀哉 國恤倉黃萬靈失據鶴語堯年龍攀軒馭泣血
推心悲深士庶矧公近臣若何酸楚矧公病軀能無增
劇黃鵠不飛青鸞自翥楞伽誕日維摩寂時即生即滅
歌斯哭斯生疑降昴歸或騎箕公乎何往颯杳靈旗我
始入都曾未識面孰貢余文重叨愛眷白望深慚門材
濫選敏中未婚聖子有硯自奉光塵偶陪曲宴強起振
衣談深忘倦終以在告少割依戀來日孔多匪難數見
曾幾何時總帷展奠媿我才輕獎借過厚悵我緣慳追
隨未久蕩蕩雲天茫茫山斗旣痛知音況託甥舅土近
無乾天高莫叩何處招魂酹公卮酒哀哉尚饗

祭宗氏姊文

光緒十有一年七月庚申宗氏姊歿於杭州告哀成所

佩綸感泣踰月仲秋庚寅始爲文以祭之其辭曰嗚呼
哀哉熒熒鮮民無母何恃恃我先生一兄二姊七年之
間相次以死叩心長叫截腕斷趾惟君之德宅厚稟純
爲婦妻母宜室家人法當貴壽必於其身二豎之來如
讒障壅身慮無聊四支酸重狂水登貴食不已腫余戍
北征及君增篤生死須臾樂憂信宿入不筭魚而敢囚
服湘纍女嬰牢愁中觸心知訣矣制淚不哭秋霜古埃
雁集旃牆肅肅孤羽勿隨其行筮瀆龜厭疾不可懷魂
兮有知乃不忘我離其故居幽都將下飛雪千里曾冰
我我魂不可來忍祭於野嗚呼哀哉木之將大枝葉扶
疏水之將竭流別乾枯賢者殂折存者昏愚衰門多覺
人與天與夜波有鰥風林有烏胥靡登高愴此羈孤嗚

呼哀哉尚饗

祭劉祭酒文

代

維光緒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門人張人駿謹以清酌
庶饘致祭於故國子監祭酒浙江學政劉公之靈曰烏
虋我公海內人師有覺德行無窮教思學積於躬道粹
於貌曷云吉凶勿期勿耄 惠陵之初從公於京衷然
應選五十知名榮集諸生洵挈二子翰林鵬雛上國杞
梓 天子知之命典太學太學乃和衣逢容慙會稽有
箭禹穴有書 敕公衡材以厚其儲送公公泣攬鬚指
鬢謂古請老或乞鄉郡惟越與吳一水而近報政吾歸
知止吾分烏虋公度坐之如春烏虋公文味之如醇晚
年考閱精強過人胡奪一老舍寄返真公於吾家子師

父友公哭吾父弔祭加厚一夢星終同止於酉三年心喪終身服受承學之士哭公而哀愛篤知尤肝肺若摧革不坐隅絕不枕膝欲賻無財欲誄無筆筆枯淚溢肴薄誠豐事公如生幽靈其通尚饗

祭黃布政文

嗚呼士民痛公如痛其私野祭巷哭者浮江逾沔入渭以達於畿吾欲累行表德乃口呿心噤而不能一辭雖然公之名滿天下而志量則非流俗所能窺方四府之交辟依依親側爲孺子之慕而不忍離泊然靜修垂四十載故貞定之性剛勁之氣雖老而不衰其應詔而起也炳若景星之一出而威鳳之來儀至則猜禍之吏望風解綬飢溺垂斃之民已登臺而熙熙父老額手歎其

來暮豪右貴近陰不便其所爲然而謗公者目爲褊急
忌公者指爲專亢讒夫高張一簧兩舌卒不能得其過
之纖微則其生平立身爲政之本末乃較然而可知嗚
呼冥冥造化孰與網維或使或尼遽止於斯豈奪公之
速也而何用公之遲吾嘗游五湖登太華蓋頗識三秦
之魁傑與三吳之振奇至今誦其條教圖其形象謂去
後而彌見思何況荆襄之再至歌詠其德者固將與漢
水爲無盡而屹方山以不摧然人知公之澤被於東南
者爲父爲母而不知其教之被於西北者爲儒爲師其
潛其見皆協於時其言其德不朽奚疑吾之哭公者匪
知舊婚姻之故而實海內有識所同悲孔子出涕曰古
之遺愛當之者非公其誰

祭李外姑趙伯夫人文

維光緒十有八年閏月十四日女婿張佩綸謹以清酌
庶饁致祭於外姑伯夫人之靈曰異人挺生天合其耦
百福孔皆承以忠厚夫人之來三吳始平相國治外內
不暇營脫珥晨興撥煩剖密如百萬師肅以軍律先姑
有言孝兼子道采繁初歌內則再造文正有言政兼相
材靜與坤翕動而溟開國倚元臣家資賢助三十年
中根深抵固我賓貳室以見證聞名其大德寬慈儉勤
時稱夫人儒門四世曾不自盈以和妙娣時榮夫人副
笄六珈曾不自溢以傲驕奢東閣之開萬流所仰斥祿
散財潛佐延獎下逮悔獲旁及孤嫠有節於己勿倦其
施子孫繩繩教誡井井明月當天忽翳其景烏乎哀哉

光緒十四我來自邊謗滿天下衆不敢賢夫人相攸亦具深識申以昏姻毅然勿惑始終無間恆情所難愛女泣血感此沈瀾烏乎哀哉神采如常微疴遽篤彌留顧我意若有屬壯心已矣道與時乖欲酬知愛誠鬱中懷誅拙於辭祭嗇於禮獻歆一觴靈其在咫烏乎哀哉尚饗

祭外舅李文忠公文

維光緒二十七年歲次辛丑十月晦日壬戌門生子婿張佩綸謹以清酌庶羞致祭於太傅肅毅侯外舅相國文忠師之靈曰烏庠哀哉公以一身爲國輕重蓋三十九年於茲朝廷賴其勲德中原服其聲威要荒覘之爲向背世運視之爲平陂長江巨海之量青天白日之

輝高掌遠蹠創二千年未有之宏規通商惠工選兵厲
械百廢具舉獨至鄰敵之交審量彼己往往以柔道行
之國家無事迂儒橫議攘臂交口以相是非讒謗雜
起而公志不少移功過嚴繩而公心不自危及乎禍端
猝發中國不絕如綫天子蒙塵於外左右審顧欲畀
以旋乾轉坤之任將舍公而屬誰公則流涕奉詔有
疾不治蹈不測之淵過方張之醖解紛排難卒談笑而
指麾易干戈以繫敦難狗馬之血旣歆宗社定矣而秦
山則頽赴告所至兩宮垂涕萬民巷哭即四裔君長
上下亦且震駭而歔歔烏虜哀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公固身往而名垂後死者獨傍徨於斯世之事變能勿
廢然以歎慨然以長思昔我先君孤軍轉戰始識公

於廬肥患難定交 先君爲公設醴公亦投以絺衣死
生貴賤之異態公獨念舊而依依訪 先人之敝廬慨
然謂廉吏之不可爲洎不肖以翰林上謁喜故交之有
後乃深貴其來遲立談之下示以爲學之次第曰此湘
鄉授受之精微上疏則屢稱其直歸葬則更助其貲從
容侍坐談天下事年少氣盛侃侃而進危辭流俗所不
能堪者公雖變色欲起旋溫然而意怡賓僚燕見或及
不肖姓氏輒歎賞其瑰奇東陵道上評隲當世人物雖
盛名或見鄙夷已而拊吾背曰子之於我大體相似然
而瑯瑯者易缺皎皎者易緇尚其斂剛銳之氣忍辱負
重進而以我爲師再拜受教終覺公之道大莫能窺其
藩籬一蹶不振解左驂而贖歸旣聲實之俱喪猶薰沐

而被國士之知憂其流落不耦妻之以愛女而周恤其私謂士必槃錯其根節盡養晦而待時焉知含沙射影迫以七年之放逐而僅餘此三月之追隨公之疾也分當偕諸子以趨侍而留滯於江湄公之薨也義當徒步千里以往弔又憂讒而畏譏烏庠哀哉道之將興也才與運若相資道之將廢也時與命若相違欲竟公未竟之志力既弱而身又早衰九原不可作長抱此恨以沒世而已其何能副公之深期北望神京感痛悽愴亦旣永負知己而爲社稷生爲社稷死如公者其又何悲尚饗

通議大夫安徽按察使張府君墓志銘

府君豐潤張氏諱印塘字鑑湖一字雨樵明永樂二年

始祖諱德賢自山東海豐遷縣西南齊家陀譜系中闕
其可次者自明贈文林郎諱臣儒至府君蓋十世高
祖諱嗣浚曾祖諱棟均縣學生祖諱灼三世以
府君貴贈通議大夫安徽按察使高祖妣董曾
祖妣董祖妣董繼祖妣靳均贈太淑人嘉慶三
年二月六日府君生里廬九歲祖妣董太淑人卒
踊哭幾絕族鄰異焉十五補縣學生員中嘉慶二十四
年舉人道光十五年大挑分發浙江知縣歷景甯建德
丁繼祖妣憂服除署海甯州知州補桐廬未之官署
仁和縣事二十一年海上警將軍至徵求無藝府君
悉裁以制觸將軍者屢矣將士以此悚靜無譁迄事耕
市晏然巡撫劉公韻珂薦府君可知府宣宗召對

詢夷務 府君極陳時弊已退復呼入更述沿海要害處諭勿踞時稱異數補石浦直隸同知終 祖考喪擢知府署杭州府事二十八年嘉興豪倪錫林等抗漕徙市拒險戕兵役知府不能制秀水知縣白巡撫吳文節公果張守往無煩兵文節夙器 府君亦奇知縣言即檄 府君署嘉興府事遂縛倪錫林等具疏州縣浮徵及知府所得漕規上文節盡汰之推行諸府漕弊一清官吏既不能倚漕爲蠹後數年浙江始海運矣二十九年補温州 上已授 府君安徽甯池太廣兵備道留治嚴紹嘉湖四府振全活無算兵備道監蕪湖關剔稅弊察吏胥毅然不爲利奪兼攝安徽按察使法稱平咸豐元年吳文節督雲貴應 詔舉人才薦 府君擢

雲南按察使會粵賊烽及湖北安徽戒嚴巡撫蔣忠愍
公留府君協防府君請調客軍選將領鑄火器籌
餉需練鄉兵扼要隘蔣公以聞而總督陸建瀛劾蔣張
皇謀寢不行布政使李本仁亦忌府君蔣公內慚移
府君廬州解之三年陸師潰安慶陷暫護巡撫僑置
行省廬州旋調安徽按察使行縣至集賢關而賊蔽江
下以五月四日復掠安慶巡撫李嘉端夙望府君遂
以府縣罪坐府君也然是時府君已合鄉兵攻賊
初七日復其城李第言賊逸而已用是絳吏議人皆為
府君冤府君終不自辨有旨仍署按察使李罷
江忠烈撫安徽忠烈故嘗為秀水知縣請府君於吳
文節者也府君聞忠烈至則大喜請江公視師自城

守江公不可以十一月十一日入廬州翌日而沙河師潰賊遂犯廬撤四出徵援府君軍先至十七日與故壽春鎮總兵王勤壯公山師而攻賊奪賊十餘壘旌旗交城下王公遽沒於陣府君收殘卒與今大學士李公鄉兵往來擊賊他援師不時至至亦無一言戰者獨府君軍護糧道出入詔令軍書更二十餘日圍益合舒興阿和春猶爭權相傾府君病矣驟言戰大忤和春意十二月十六日城遂破江公死之府君初以江公故卑事客軍移師徵簾惟恐不得當至是憤甚旣歛江公軍中即坐次責和春罵之和春素驕怒起欲收府君軍府君曰若尚謂我戀此官耶遂不謝投劾徑去道出徽州浙江軍方防徽浙撫強留府君而欲止

安徽饒母發 府君固爭之不能得 府君性伉直舉止端重有威服官垂二十年能以正論折長官長官多當時名賢往往得行其志所至以嚴明爲治禁豪猾捕魁盜赫然不撓遭世挫抑終不肯屈身求容江公之歿鬱鬱內傷旣見賊日熾而疆吏無體國者憂懣填膺加盛夏治軍觸暑病遂篤四年閏七月六日卒徽州南源口舟中春秋五十有七遺命母請贈卹時家人避地嚴州諸子幼佩經最長僅十一歲竟無一人侍左右者烏庠痛矣 妣田氏 封淑人灤州處士秀實女孝謹慈仁生平處富貴益下處貧約益峻渾然不見喜怒之迹年六十九同治六年六月十二日卒於蘇州垂殯坐而語諸子當持正不苟毋蕩於富貴蓋神明不亂如此生

母毛氏浙江諸暨人 封太恭人躬勵煩辱督諸子
嚴困苦中不懈庶母李氏籍遵化 府君棄養年未三
十秉禮正恪以節見旌年四十八卒蘇州同治十一年
七月二十八日也後三年光緒初元佩綸官侍講 賜
贈太恭人時 毛太恭人始就養京師稟 府君及
田淑人教教子若婦義法秩然終以更患難久目疾肺
疾縣延歲時竟不起光緒五年四月六日卒年六十距
府君之喪二十有五年矣佩綸兄弟扶服歸里卜地
八戶莊東將以光緒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合葬佩綸泣
詔佩綸曰諸子之葬親也不及於禮乃不敢請銘於當
代賢人君子汝宜爲志佩綸謹述大略並列刻系屬藏
諸幽宮乃濡血而銘曰

粵有君子生湏之湄秉質勁直廉公有威銳意滅賊年
命不隨命雖不隨百姓懷思獨久於浙至今報祠桐鄉
不葬帝所是依土剛氣義藏神在茲母氏合祔堂封巍
巍烏庠後人尚崇護之

兩浙錢清場鹽課司大使宗君妻張恭人墓志

恭人豐潤張氏安徽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諱印塘之
女通奉大夫上元宗公諱學梁之婦兩浙錢清場鹽課
司大使得福之妻子三人堯年江甯府學附生禹年殤
鶴年女二人蕙宜蘅宜光緒十一年七月庚申以疾卒
杭州宗君與佩綸書曰子之姊歿吾無以立吾家矣子
知姊者宜爲志烏乎吾忍志吾忍不志姊孝友慈厚根
於其性年十二三讀書工繡寡言笑如成人 母田夫

人 毛太淑人偶疾侍湯藥輒不解衣諸弟或見撻下
氣柔聲以請 母時爲霽顏不得請則按摩其體節且
泣且勸勉及辟地海門家貧窶無以自存姊執煩辱茹
苦食淡推甘膾與弟妹以爲常從兄古虞自泰州見宗
君賢而有文以姊妻之姑劉太夫人已前卒事舅以敬
接諸姒以和宗氏固無閒言矣從官浙江浙江 先君
之舊治也士大夫家及見吾 母者觀宗君之內政咸
以爲庶幾吾 母之遺型自奉撲儉不惑於靡侈而能
以財施人力不足或賣衣物以濟之終其身罔倦諸子
就傅夕而問所業進即色喜爲加一殮不中程即爲便
坐對案不食述外祖母教諸舅時語繼以涕泣以故諸
子不待譙訶不得不自勵於學浙之人士至京師者稱

宗君則必及姊佩綸乃歎姊之進德而少時之知姊者
不盡也十一年春省姊杭州姊病篤矣入其室純如秩
如乃歎人之稱姊者猶不盡也嗚乎姊生平所踐皆庸
行播之詩歌列之傳記初不足以爲異吾獨難其迭處
約樂數十年而不易其常是以苛疾歷年自族姻以至
臧獲莫不走羣神問卜筮以冀其生而欲累德表行則
雖最親之弟言之煩且悉而終不能畢舉悲夫姊二十
二而嫁四十三而卒十三年十月壬寅葬常熟縣南一
場一都四圖玉螭泉下土名楊家山弟佩綸爲志如此

二姊事略

姊張氏第五名佩縈先大夫第四女也幼而孝謹寡
言笑先大夫棄諸孤舉家流寓杭州咸豐十年粵賊

烽及武康 母田淑人集家人爲避地謀姊獨前曰今賊氛已逼倉卒不得達於他竟不如男皆出女皆留城破則皆死之 淑人悚然異其言已而僮奴皆散兄佩經密以家財聚興夫數十人受教約復具舟於湖上以達紹興城陷之日舉家凌晨乘輿犯關而出姊及佩綸後至清波門望見賊姊推佩綸下曰吾不可以生隨一老媪逸去姊自輿躍入河中死佩綸年十三跳而免避兵至留下張玉良軍復杭州佩綸獨身偕樵者入城得姊骸於河中時三月大雪姊兩手握雪蟲蚋不敢近面色如生距死已十日矣佩綸無力得棺乃至故宅以姊所愛藏畫長笥一及衣二襲復之河側覓舊媪二爲姊易衣而斂之遂葬於清波門外之雞籠山側時姊年

十九歲於衣閒得布一書其上曰前安徽按察使張薛
印塘女死此見者收而埋之烏乎姊之志蓋素定矣姊
於諸弟中最愛佩綸督之亦嚴其沒也佩綸實在左右
悲夫弟七姊佩紉亦靜慎嘗刲臂療 田淑人疾以此
體日羸乙亥沒於家時刲臂療親者例予旌表姊告家
人曰五姊當旌吾非其據也如旌我我死不瞑矣南皮
張君孝達與佩綸善聞而哀之爲作豐潤張二女傳鄉
人某御史欲采五姊死烈狀旌於朝佩綸遂不敢爲弟
七姊旌從其志也

中憲大夫刑部奉天司主事王君墓志銘

閩縣王文勤公以清望著公孫仁堪仁東復以文章志
行有聲京師於是海內盛稱閩縣王氏而推承家昌後

之故厥惟子恆贈君君諱傳燦子恆其字以縣學生員
累試黜於有司咸豐朝文勤出撫山陝督四川則詔君
曰科名以致身耳爾佐我得所藉手何假一第君遂不
復試凡文勤奏疏吏牘輒君草創而公潤色之以終文
勤之世文勤移粵道病君自陝單騎走數千里侍湯藥
文勤與袁夫人相繼卒於汾州比粵捻平南北道少通
君自汾入汴歷江漢沂章貢歸櫬里門旣下窆躬致甕
石塲生於肘烈日中畚築不已十年之中以親故出入
豺虎閒蹈不測之險者屢矣世以此奇君行或爲詩歌
張之而君歆然以先業中墜爲懼挈二子京師同治庚
午光緒丙子仁堪仁東先後舉順天鄉試丁丑仁堪以
廷對第一授館職旋督學山西距文勤已丑釋褐四十

九年巡撫山西二十七年故時論以爲榮君年甫逾五十也君始以議敘爲刑部主事奉天司行走浮沈二十年足迹不至貴人之門文勤歿無餘財君自奉儉約猶時時振恤故舊敦惠族姻及仁堪貴以疾解官越五年卒京師年五十有七實光緒八年七月君家始自江西清江遷福建故稱西清望以自別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某工部尚書諡文勤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袁氏繼妣袁氏封贈如例子四人其二殤仁堪翰林院修撰仁東內閣中書舍人女子四人長適內閣學士陳寶琛季適國子監生林開蕃孫七人妻林氏前卒今存者周恭人初文勤公當道光之季以世變且亟引倭文端曾文正諸公爲友朝夕論思出入諷議以天下爲己任

及君再來京師視世變亟於道光之季而風尚頽靡過之則日以文勤與倭曾諸公之志節言行詔其子若壻俄羅斯伊犁之約仁堪欲有所言入謁白君君笑曰此吾父家法也汝勉之矣仁堪遂偕同館二十一人抗疏論得失卒更俄約君之教也平生寡交游謂諸子曰擇師友莫如京師陽湖陸編修爾熙瑞安黃侍郎體芳皆敦尚氣節命二子師之比仁堪兄弟名大起拜君者屢交戶外而君所器許者落落數人先大夫與文勤同鄉舉余復與仁堪同鄉舉旣交其兄弟而尤篤於閤學故能知君之深仁堪仁東將還君喪以卒之明年某月日葬某原泣而謂余銘吾父惟子其宜君有才子二嘉言懿行不患無傳故余獨闢其潛德以封之墓銘曰

晉處冲宋景叔與君三世爾族既固既安孫子蒙福

奉政大夫孝廉方正趙君墓志銘

君諱昇平字熙廷安徽涇人曾祖必昆祖良龍父友肖涇之俗近古當乾隆嘉慶之世士大夫務爲樸學類經明而行修農愚商愿各世其業民尚儉壹猶有先王遺風厚重多君子焉君故爲儒中年治生稱廉賈爲人孝友謹厚朱侍講珩雅重君嘗建學宮營常平倉輒以君爲植君亦量功命日不愆于素婦翟氏貴族也入門被君儉節乃布衣推髻事蠶織以佐其家族鄙固推之矣粵賊犯涇君去之湖南婦兄誥方署巡撫吏民聞巡撫有上客爭來內交而君席門蕭然身食淡衣大布如故繇是淮楚之間益知重君兄若弟死於賊君歸泣而告

墓出子孫以爲之後人無間言時子仕楚宰大縣而君里居勤樸踰於少日出治農圃入以一經教諸孫歲時伏臘策杖鄉閭與諸父老飲酒講禮以爲娛樂師旅饑饉之後閱十餘年鄉有學社有廩道之弗者治杠之圯者成胥君力也而子弟恂恂然族黨怡怡然猶不失乾隆嘉慶以來之俗非所謂其教不肅而成者耶光緒初元舉孝廉方正之士有司以君應徵優游不出者又十餘年光緒十二年正月卒於家年八十有五初娶瞿氏又娶葉氏子光斗湖南安福縣兼襲雲騎尉孫三人振倫振聲出爲兄子鹿生後振興曾孫八人諸孫將葬君縣北墓谿山隅振聲舉於鄉航海走居庸因其師績谿章夢所以乞銘銘曰

允矣徵士躬行潛修慶繇善積福不回求 帝以物聘
天以壽酬其族將大吾銘諸幽

中憲大夫宣化府知府章君墓志銘

君諱洪鈞字夢所安徽績谿人曾祖錦文祖鴻緒父志
慶仍世耕讀母沈氏有賢行君孝謹廉靖以母爲師服
習儒先操履不苟同治十年貢於禮部又三年始成進
士入翰林以編修兼史館與豐潤張佩綸最善閉戶讀
書不委曲從俗閒歲必歸省母以爲常光緒七年大學
士合肥李公請君綜北洋府事君無造次辨論之才而
參署五年事有不至輒相啟告忠懇篤誠甚見親重十
二年四月以勞授宣化府知府雅意本 朝非所好也
母督之行至則前政焚然君單車行縣盡罷餽遺供頓

所部皆驚邊郡去布政司遠屯糧軍驛猶沿明舊吏窟
爲奸君鉤考積贖一一摘發中其隱微責令如額不則
具劾十縣爭市穀馬積弊以蠲宣化令夙驕不便君所
爲君又舉其僕陰事輒更獄詞相誣君益窮治之令恐
解綬去其慮囚色惻然煦煦若家人語不妄予杖出俸
錢儲經史躬據案與生徒講說邊人士迺奮於學期年
之間伐山通道詰盜懲淫邦俗從化治務存大體亦能
樹惠愛得百姓歡心方條上便宜爲邊氓籌永利而君
遽微疾以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卒官年四十六妻趙
氏子四人恆豫恆謙恆頤恆復女適汪君篤於師友嘗
受業於涇縣洪運使汝奎洪君謫塞上徒步出關省之
及守宣化佩綸先在戍所去郡百餘里輒屏車騎來顧

穹閭歲時存問不絕或延至官舍妻子供具歡洽殷勤
家寄涇溪頗饒竹木時懷止足之義期佩綸成還君亦
歸覲終隱天乎此酷遽隕中身歿未一月二子謙頤均
以毀卒頤婦洪亦絕食死孤嫠僅存遠邇驚怛福善之
理於君而爽吁可痛也恆豫來告將以十五年某月某
日葬某原惟佩綸知君其忍不銘銘曰

酷吏之酷如狼牧羊使君之來如渴得漿遂以勤死天
視茫茫民則神之祠君學堂雖折而壽雖晦而章銘幽
戴德爾後其昌

直隸大名府知府陳君恭人王氏墓志銘

光緒八年雲南軍需獄起實御史長沙陳君啟泰首發
其奸君將上疏時以事連貲近恐驚太夫人其婦恭人

進曰自子爲言職上一疏則姑加一食且日以忠直勗子當官而行何懼焉君意始決當是時輦下肅然久之出君守大同仍歲凶荒飢者無食寒者無衣振貸不能給恭人習於女工復白君出綢絲作布法督民間婦女紡織一革侈靡游惰之風三年政成大同絲布遂爲九邊利陳君立朝治郡所以名聞天下者恭人爲之內也恭人王氏與君同邑父曰迪光咸豐元年舉人貞靖不仕贈公聞其女賢爲君聘之年二十三而嫁四十八而卒光緒十五年二月十六日也其明年八月十四日葬恭人善化琅黎鄉藹子原恭人性孝謹順於姑宜於夫子和於娣姒仁於諸妾厚於內外六姻自嫁至其歿未嘗有驕諂欣戚之意見於言色體羸善病生一子

而殤庶子五人存剛存健存恪存厚存謙女三人陳君能文章述其婦德甚備而豐潤張佩綸舉其尤著者爲之銘銘曰

牛衣一泣兮剛或折而柔家織好布兮遑工女之讐雖直廉之初秉兮幾中撓於婦謀何恭人之偉識兮事君事而憂民憂嗚呼噫嘻儀不忒兮壽不酬魂升天兮體魄貞於是邱垂永久兮吾銘幽

中憲大夫陝西留壩廳同知陳君墓志銘

君長沙陳氏名文猷字勛庭今大名府知府啟泰弟也曾祖价英乾隆乙卯舉人山西平陸縣知縣祖亮嘉慶戊辰恩科副貢生臨武縣學訓導父洪京國子監生均以啟泰官贈通奉大夫國學君生五男子君次居仲

少而工書學業該博尤致力於馬氏通考以孝友有聲庠序閒文不合於有司俛得復失遂棄去敘西征功積官同知分發陝西光緒二年擢管善後局司西征糧餉兼捐輸振務歲出入恆數百萬米鹽凌雜吏叢奸利君鉤核井井積忤於同僚大府更代之際或構蜚語擠之及案驗簿記燦然庫藏唯謹無纖毫私大府歎異益重君七年以勞加鹽運使銜升用知府擢白河釐稅其商賈輻湊甲一省折納銀泉上下其直私入相仍也君一切蠲罷所賦倍常而商不擾其年補留壩同知署鄠縣事未三月清積案百餘而其任留壩最久得留壩民心亦最深留壩自乾隆三十九年始升爲廳地介萬山中當西南孔道土瘠繇煩舊有所謂棗茨經費者數倍正

賦貧無力者稱貸輸官率子母相等民不勝病君至立革除之設裕民所斥俸入爲倡諭富民輸資略取青苗社倉法貸者衣若物春質秋贖視豐凶爲之息鄉老董其事歲一會於官以少半當棗災而以餘儲備緩急民大稱便君曰官裕民奚若民自裕邑山多田少當求物產以資生乃周厯山谷作種橡說及山蠶四要道民募工若師制機教織官收絲帛以鼓舞之復相隙地藝茶荒區日阜矣當是時啟泰由翰林御史出守大同亦以紡織利邊吐秦晉閒稱大小陳焉廳俗撲陋歲科試附鳳縣閒得一二人充數而已君爲建書院儲經籍萬卷延名師督之七年儒術彬彬出鳳縣上遂詳定學額留壩有學官自君始山徑旁達隴蜀盜出沒略人君廣張

耳目遮聞道逐捕之盜數以清嬰嫠老病皆有常廩邑
猝苦潦則以工濟振祠廟溝渠之政畢興爲政初若苛
碎久之民安其教愛敬之如師如父母君亦居官如家
視民若子弟然十七年巡撫鹿公傳霖以治行聞得
旨送部引見明年調署潼關廳士民遮攀泣送至境外
次長安遽卒光緒十八年閏月也年四十有九留壩之
民巷哭野祭喪之歸有五晝夜徒步千里會弔者母氏
熊封夫人初娶李繼娶梁均封淑人子存質存實女四
十九年十月初四日葬縣北同羅山之原二十年五月
詔以君在任十年教養兼施不媿循良之選宣付

國史館立傳於時大名來請銘銘曰

漢多循良道久成化今也不然席無煖坐紫柏之山鬱

鬱蔥青中有人焉發其秀靈吏職精能神明內搞澤流
一方輪摧中道煌煌詔書累德章仁揭之新阡以慰秦
民

合肥張童子碑銘

張繼霈字曰迎甲吾友楚寶之適子也生十年矣丙申
四月七日病咽而死楚寶執禮甚固即以其日埋諸清
涼山下不入於兆域不具陰童之祭余往唁之色戚然
而言動如常余惟三殤之禮在古從略然周公之於史
佚孔子之於汪錡皆原情準義以造禮未嘗以爲過也
楚寶無他壯子迎甲又岐嶷孝謹稟於自然天嗇其生
而復寂寂以湮之於後父子之情得無太愀歟諸長老
皆曰然初楚寶學於汪君士鐸營竹居冶城山側儼然

有忘世之志年三十一始生迎甲明年舉孝廉孺人稚子相顧歡然讀書奉親益絕外慕而舅氏合肥相國迫之仕建威公致其孥以北義不能遽去朝鮮事起言者撼合肥因交攻楚寶時方奉建威之諱麻衣泣血鉤者在門獄連年不解迎甲畢九經通諸史矣不爲羣兒子戲恆依牀左右牽衣伺顏色皇然如有深憂者旣而楚寶有疾隣其母終夜禱天欲以身代族黨以此異視之父病已而迎甲之病作矣余客天津以楚寶職事繁不能數相見海內名士交楚寶者必譽迎甲余於後生小子不欲輕相假借心識之而已及余與楚寶先後被論遞迹秣陵冬春之交過從始密兩見迎甲於病中器宇凝重疑不類夭折者然而走千里之醫致百金之藥卒

亦無效也豈造物以世患方殷非一手足所能爲烈慮
楚寶守愚叟叩石之志率子孫雜然以殫究其業故雖
挫辱其身而禍猶不已耶抑彭祖爲天殤子爲壽適來
適去迎甲而已返其真耶昔中郎之銘袁滿來胡仲原
也託交世卿謏及穉幼夸辭飾頌恆有媿色余以迎甲
有成人之度哀而畀之銘辭君子固無譏焉里系詳建
威墓表例不備及銘曰

神駒昂昂穉松戢戢筋角將成斧斤來集殃慶之徵非
意所及扼喉奪良天晦鬼泣東門非達西河非愚有子
不才誠不如無子才而天問天何辜瓦棺聖周何古之
拘我有驕兒玉雪可念羈旅失之情不忍窆兩小魂游
誰與負劍攻石鐫辭永留悲憾

資政大夫二品頂戴大理寺卿軍機處行走朱公

神道碑

公諱學勤字修伯仁和朱氏其先隨宋南渡定居唐栖之豐田介杭湖兩郡間五世祖諱世榮領康熙閒鄉薦爲南康令有聲曾祖諱華祖諱椿均入仁和縣學故今爲仁和人考以升道光二十年進士順天順義縣知縣公生三歲而母卓夫人即世順義君遠遊教授師事伯父以泰借里中勞氏藏書晝夜鈔誦十年而學大成年十六應郡試學使姚公元之歎曰此陸敬輿馬貴與儔也侍順義君官舍質問羣經疑義盡傳父學咸豐元年順天舉人三年進士以翰林庶吉士改戶部入直軍機處補戶部湖廣司主事歷廣西司員外郎陝西貴州司

郎中鴻臚寺少卿內閣侍讀學士光祿寺卿宗人府府丞大理寺卿稽查右翼覺羅學左翼宗學充同治元年順天鄉試同考官六年江西鄉試正考官以金陵克復功賞戴花翎以平盛京馬賊功賞三代二品封典以平粵平捻方略告成賞二品頂戴先後典機密十有七年而其爲軍機領班則與同治一朝中興軍事相終始咸豐之季羣盜並起天下匈匈而端肅用事專務刻深公卿遲行緩步以養望其才者鷹擊毛摯舞智相排以取進公慨然時事之將變絜己首公一絕請寄與邵君懿辰王君拯閻文介公敬銘丁文誠公寶楨及一時魁奇髦傑講求經世之學直廬夜宿發愿朝詔令諸名臣奏議讀之朝章國故日益洞明率以夜半趨直退而記

事餘暇以接賓客詢諮天下之利病將吏長短地形險
易條分件繫皆有瑣簿湘軍初起孤危嘗以術調護其
閒英吉利入犯天津公偕大臣使通州計禽巴夏禮置
之獄恭王留守奏公自隨繾綣周旋用弭大難同治建
元朝局清廓王及樞廷諸大臣均深相委重公意始得
發舒每議大政引古今處便宜大臣輒採用之聲名達
兩宮閒騎賊橫行邊徼為遼瀋患瓜爾佳文忠公文
祥以軍機大臣視師辟公為全軍翼長公部分諸將禽
斬其渠率殆盡悔過自出者悉縱歸田里浹旬而定以
奉天為國朝根本地吏治不戢實為亂首條舉利害
推行郡國關東便之直隸提督劉銘傳既平東捻引疾
離軍及西捻擾近畿累檄不起公上疏責以大義銘傳

承 詔即出遂戡巨憝畿甸肅清曾文正公入都握公
手曰學足論古才足幹時後來之重器也天下既定公
慮輦轂踵承平故事漸即便安而一切軍興權宜苛碎
之政時當有所張弛三上文忠書極言外侮之亟國用
之殫人才之消長深切著明時人比之賈誼以九卿久
居中駸駸大用矣而公才氣凌厲遇有所不可輒侃侃
與長官力爭沈文定公桂芬參政憚公名高不能屈也
而心內不平十二年秋京師大雨郊甸苦饑溺公疏請
發帑五十萬振濟 天子俞之及苑囿議起言者以憚
直觸怒當擬旨切責公以其語樸忠不爲峻詞譙讓也
久之 上感悟竟罷其役文定益以此猜公而天下至
今稱其惠直時文忠久病公亦積瘁重腿旣鬱鬱不能

盡展其志王公留之堅又不得去 穆宗毅皇帝崩公
在告中疆起仆地病日增劇光緒元年正月四日遽卒
於位年五十三初公官戶部日以庫儲支絀作國用出
人攷請俟賊平之後京師及邊海各行省用封樁庫法
歲存三百萬以備不虞閻文介領度支據之作光緒會
計錄而封樁卒不果行通商衙門始建公兼行總辦建
言宜設商防文教四司今按國股分於名不順文忠不
欲以通商爲經制議遂中輟佩綸預商政亟欲推明公
說會使閩去國廬立海防一司而已其他所建明禁中
事祕佩綸從公日淺不盡詳也三世皆嗜學劬古順義
君兄弟尤潛挈經史求假善本手自勘校公益事搜討
積聚篇卷最擅精博爲海內所推讀書過目不忘蒙古

部落海裔地名詭異佶屈衮衮上口百不一誤有集三十卷讀書跋識二十卷樞垣日記十二卷均藏於家夫人同縣馬氏子二澂江蘇補用道滑署順天府治中北路廳同知女三長適蔡世佐季適王國楨中女歸於佩綸光緒二年二月癸未葬錢唐風篁嶺之麓越十五年始伐石以表墓道而滑來請銘銘曰

穀皇中興雲雷再造渙汗滂流公參視草滿室滿堂代言揆藻一詔風行羣孽電掃公之經術受諸嚴君萬派匯納事賢友仁洞今邃古萃於一身贊世光國斂秋嘘春貧爲弱萌獨權國用憂時而巳有規無頌天吳跋浪公佐賢王斯禽斯縱以遏其狂銅馬負隅公贊元輔斯懲斯戢以止其武猛將可御餓人可蘇黃鐘之宮不協

吳歛天生隰朋爲管仲舌天生我公一朝謨烈來宣天
口去攀龍髯巖巖大理帝所光潛官不及諡恩不任子
豫於九卿中路而止葬公何鄉龍泓風篁湖水或竭公
名難沒有季治中求銘昭功運有代謝功無虛藉兩山
嵯峨一石陂陀更千萬禩吾銘不磨

居庸關道頌

古有九寨惟居庸天下奇峻澗道之峽一人要百過者
驅馳若避風雨辛苦委頓投足無所越八達嶺而北小
陸逶迤猶斬山爲路羊腸數四有險必下諸部侯王四
方商旅歲有隕墜漂失之害吏守其舊弗敢治光緒
十有二年四月績溪章君洪鈞出自翰林來守宣化涉
厯山谷攬轡興歎以爲大易守國春秋視塗道在並行

宜以時平易去民阨患知延慶州事江陰章君成義有
利人之仁有應物之智協恭和衷戒事致用始準舊轍
授之徒庸淫雨積旬山泉涌沸褫蕩殆盡羣疑噴煩延
慶撫然更循西山審察形勢屬役賦丈別開直道摧巖
召壁讓水避冰礪石積土柔曲爲夷凡山道四十五里
周折廣袤胥中繩墨輾摯不縊輪敝不羶方軌連軫人
馬相謀昔之側道褊狹林嶂邃嶮砥平矢直勞歌得休
用泉二萬六千餘純用功一千八百餘日息其餘財爲
水潦備告成大府上聞於朝邊人惠安遐裔欣戴而
宣化中道摧隕延慶亦養母乞歸於是掾屬州民念始
事之艱劬懼後來之泯滅僉曰迹奠石門功瘁鄙閣請
紀丕績以示久遠乃作頌曰

軍都嗟峨設山畫防中拱帝畿外限八荒今昔異勢北
徼來王勇匪重閉域匪封疆禹迹啟道經涂有常孰舉
其職仁哉二章賓旅蒙福無敢相翔往詠虺隤來歌周
行險亦不可恃危亦不可忘德威隆洽亦世流光牧臣
司幽敢告合方

漢太尉南閣祭酒許君像贊

皇帝御極之二年丙子夏六月用國子司業臣鳴鑾議
以漢太尉南閣祭酒許慎從祀孔子廟廷甚盛事也雖
然吾有感焉許君當漢和帝時懼經訓之不明取籀篆
之文合之以倉頡爰慙博學凡將急就諸篇究洞微指
博采通人成一家之言當世稱之號爲無雙後儒之述
經者莫或先也漢衰魏晉代壇以迄於唐士大夫習於

文字章句之業不復治訓詁其閒一二嗜古者如呂忱顧野王唐元度李陽冰之徒又皆變其文而不能稽其說剿其辭而不能通其意鉉與錯也始張而大之而復狃於私意采流俗不經之字附而益之以亂其真自是以降世無作者書益不足觀嗚呼許君之書之傳於世也若滅若沒若隱若顯綿綿延延千有餘載而不遂湮絕者蓋亦微矣我朝通經之士前後相望其纂述古訓惟許君之義是庸往往飫其身而名後世許君之學於是乎昌矣惜其無以請於朝而祀之者而卒有待於汪君也豈力不足歟信顯晦之有時歟雖然古之通儒碩士抱其道不能用於世殫精竭慮退而著書其身既沒名亦隨之與草木同朽汨然而無聞者可勝道哉

可勝道哉其季冬汪君使洛還闕堂於居之東偏三楹
額曰景許圖其貌而祀焉余感許君之終能昌其學而
嘉汪君之好古也旣拜其像退而爲之贊贊曰

懿懿許君實爲經師範模羣聖翼而肱之漢之季年巧
裘風發人鑒其智家喪其說惟我許君是度是營網羅
百氏作爲一經盲者以視墜者以舉日月九幽江河萬
古景君之德拜君之容馨香俎豆永永無窮

宣化蛇腰崖治道碑

雞鳴山之西曰響水梁峭嶮當其北洋河出其南至蛇
腰崖益狹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盛夏霖潦馬橐他
往往陷淖中歲漂沒爲行旅患輿轡踰嶺者慄慄爲之
下久之道爲水所漸遂不可行光緒十二年仲冬口北

學集卷之二
兵備道滿洲烏佳君吉順宣化府知府績溪章君洪鈞
議築斯道民皆欣然輸鋸相屬宣化縣知縣戴作揖賀
瑞霖先後董役伐山破石平夷正曲去危就安廣十一
步袤二百九十四丈工一百八十日告成同時總兵王
君可陞亦飭鎮軍疏西門外淤沙宣化左右彌望皆坦
途二君因民之欲將以修治居庸商旅大悅爰刊斯石
以示來茲

吳圭盒同年詩錄跋

圭盒子幼遺文其朋友之責乎余不能詩詩又殘缺失
次以故久不忍檢校陳汝翼編修嘗與圭盒論詩甚合
乃舉殘稿畀之編修亦弗忍過汰也前輩陳君伯潛悲
圭盒甚日夜思圭盒則取圭盒詩日夜讀之曰以詩傳

圭盒非圭盒志也然其詩則固有足傳者在於是舉其
有關軍國之大及生平出處交際者斷而存之得詩二
百七十篇都爲一卷手寫定本將郵付其遺孤而前輩
張君孝達嘗賦詩以弔圭盒因乞張君爲作傳嗟乎圭
盒通籍以後交深莫如余而遺書滿篋學不足任校訂
之役歲月因循庸知不遂散佚而一二賢者乃網羅而
表彰之此則圭盒之行足以信友之故也余故先取此
卷刊之以寄余悲刻旣成吳潘侍郎索圭盒詩古文辭
甚急然則傳圭盒之心固天下之公論也嗚呼圭盒其
果可傳耶其遂終於不傳耶

吳柳堂侍御家書跋

己卯閏三月先生就義荊州後一月佩綸遭 母喪橫

街鄰屋僅隔一牆兩家哭泣相聞也烏虜先生爲忠臣
佩綸爲不孝子冥冥之中何以教我悲夫 先生甲戌
謫官歸里恪靖優禮之忌者或爲譏閒先生家人頗聞
其語實則先生還朝後恪靖使至必問先生起居生前
聘書殯後賻祝有加等焉治命中恐公子惑於浮言故
一及之覽者幸勿以辭害意成元白隙末之譌 家書
緘封上有吳子儁老驥詩宜善藏度語宜補入又有稱
道陳伯潛王可莊兩君語亦宜補入王即己卯十二月
初五日上封事者名仁堪 劉薊州枝彥甚才先生殯
時衣行衣劉自解端罩朝珠欽之身補用采畫薊門地
僻倉卒不克取辦也有富人自營柏櫬購爲先生葬具
一時賢士大夫無不多劉者 先生甲戌西歸佩綸及

吳望雲吳子儁何詩孫餞之何作圍鑪話別圖紀其事
坐皆有詩先生樂甚兩家眷屬曾相往來亡婦朱氏因
亦賦一篇先生謁 惠陵日猶攜之行笥中公子之桓
并先生贈子儁詩衰衍成卷今藏余家遺疏稿別裝一
卷子存公子處 書中所云契友阻止上疏者乃粵東
陳君陳亦端士因初稿有未確語耳 先生之喪有壯
士突入弔哭留百金爲賻問姓名不告而去故舊貴人
乃無一至者不特薄俗可鄙亦可謂誤用揣摩矣 公
子旣葬先生薊州庚辰二月將奉母歸皋蘭出家書見
示直經相對誦書輒淚下不止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願
與公子互相激勵無隊家聲爲異時相見地也

跋吳橋范文貞公手札卷

第一通系銜兵部參贊機務范語涉自贊考年譜崇禎十年考績封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配封夫人贈三代蔭一子入監與系銜合疑即丁丑制詞也公萬厯庚申以吏部驗封司郎中封實孫高陽草制此殆如魯公自書告身耳

第二通與李性參書見本集

第三通似致德州謝相書德州以吏部尚書入閣與書中由秉銓而當揆語合集作與友殆以德州後入本

朝諱之

第四通與朱仲詔集未收公與仲詔倡和甚多此書稱其父爲公祖似嘗仕於畿輔者仲詔本關中人以錦衣籍京師祖父蓋秦人非燕產也

第五通與吏部曹仲參書見本集天啟三年公父仁元公倅湖病肺公星馳往省至五年始起任吏部驗封司郎中崇禎二年仁元公守南甯未任致仕公終母喪起太常寺少卿是書有家君初旋弗忍遽出語殆起太常時書非起司封時書也

第六通賀陳益翁新操臺集未收

第七通集中與孫魯山書也文不完

第八通集中與陳岵月書今郎以下數字集闕紙背文甚多惜不可辨矣

第九通集作與友書書中青老即指德州疑是第三書所謂程長儒者

第十通集未收題曰致書大略蓋代吳中族人處分承

桃之事公系出文正見公所作仁元公行述及跋麥舟
圖稿

第十一通錄楊儀高坡異纂誠意伯事儀著是書時寓
京師高坡胡術因名嘉靖閒四明范欽所編煙霞小說
八種之一故公以小說異纂並題也四庫總目收入子
部小說家存目引錢希言檜園斥其誕妄云如黃澤爲
元末通儒趙汭之所師事本以經術名家儀謂基入石
壁得天書從澤講授直可謂齊東之語公之錄此非不
知儀說不可信叔季之世思開國元臣書以寄慨耳

第十二通祭祖文已殘以代仁元公作故集未收

第十三通祭妹文公有三妹長景姒適城武知縣王稟
誠子世德年二十四寡以節聞其子王孫錫撰公年譜

末記云舅氏與母氏兄妹大節俱足千古舅氏荷蒙
褒錫母氏幽貞未揚敬書附以不朽此卷末附此文固
忠魂貞魄所同呵護者矣

吳縣范長倩少參

允臨

罷官後築室天平之陽流連觴

詠靜志居詩話稱其義田長以振窮宰木未嘗改列清
門百代四姓遠不及也少參子必英字秀實康熙己未
以博學鴻詞徵授檢討今觀公書乃知少參身後族中
尚有訟事牽連考汪茗文撰少參墓碑徐宜人無子歿
而權命從孫能先主其喪檢討既生復還能先而終身
待之如子書中所云公子即秀實檢討所云歸宗即能
先也少參家事不足深論要之公爲不負少參矣李天
經字性參與公同縣復同登萬厯癸丑進士在明官光

祿寺卿周忠介之被逮其邑人朱天完文學祖文隨行
著有北行日譜附錄公書云盡力搜括九十金又邀同
人王蕙嶽中丞五十兩張達元司馬李性參憲副各三
十兩此皆海內正人不佞同志忻然樂助者專使奉卹
周公子是性參亦一時任俠而公於朋舊艱危之際營
救周恤不遺餘力誠巨卿家風也朱譜錄公書四通均
宜補入本集其云忠臣義士時窮乃顯使朋友一倫不
至獨輕於世有旨哉有旨哉錢受之謂公弱不勝衣一
旦持大議抗大節屹然與高陽定興並峙空同戴斗爲
之生色然公生平遺文軼事咸歸忠厚則其自命之概
豈待臨難始見哉余旣與赫舍里提刑如山黃編修國
瑾表雙塔忠并復題斯卷以質之博泉前輩

題王蘭若同年思雲草堂文集

柳柳州自評其文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歸太僕自評其陶節婦傳曰如嚼冰雪集中傳狀似歸雜記似柳皆古文不易到之境也君在詞館有聲以親老就外性不諧於俗令餘杭久不調餘杭山水宅以君才治小縣彈琴而事辦則以其淵邃之學盤鬱之氣寄之於文故其請如此

題龍松岑戶部所藏妙香先生臨王蓬心山水小幅

妙香先生畫世不多見謫居寮罕與松岑農部交一日論書畫甚洽出以相示乃臨王蓬心山水小幅而其毛處澹處大似思翁臨嬾瓚筆米元暉謂畫爲心畫先生

經術湛深襟度超曠久與雲林居士冥契潛符所得固在畦迹之外也雲林嘗作春山嵐靄圖自題小詩曰秀色雲林畫未乾一峯天柱倚蒼寒玉人只隔輕煙靄三尺圖中正面看家方外謂元鎮又入巨然之室二米所不逮朔風古障中展此幅便覺蒼煙秀靄如在江山勝處坐臥都不忍釋松岑言先生中年枕戈籌筆不復兼及藝事故家藏止此先生循吏儒林德言不朽畫史一席何足重輕然零璣殘錦散在人間者彌足珍惜矣

題龍松岑戶部所藏□□先生花卉冊

文人相輕乃成錮習殷漫卿張子祥固有時名於先生非畫中前輩也修史之暇顧取兩賢小幅臨之其意趣之間雅襟抱之冲虛流溢楮墨閒陳白陽衡山門人也

而衡山有臨白陽寫生便面衡山王石谷煙客後進也而煙客有臨石谷山水十二幅手見異公太史錄書畫冊學問無窮一謙四益名賢之不自滿假曲藝且然況其大者哉畫理精潔猶餘事耳松岑戶部出此見示敬以私見識之

題羅念庵先生所書卷子

念庵與謝高泉書云往時喜書象山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閒言時候一段龍谿在旁輒欲更書他語心頗疑之每觀六經必先兢兢戒懼乃知必有事焉自是孔門家法合觀此卷足徵念庵所養蓋念庵以主靜之說承姚江良知非龍溪蕩肆一派也癸丑距先生罷官十四年永陵旣切念之而所稱乃在求仙訪道則亦非能知念庵者先生終不爲

分宜屈其進退出處視荆川尤高信主靜之功也甲申夏五慎生同年以此見贈何翅箴言塞上歸來篋藏書畫大半散失而此卷幸存則仍以歸之慎生聊志數語以明念庵之學派焉

跋邊潤民師宋拓聖教序

晉右將軍右字南宋微泐北宋完好此本右字無損潛寒暑形潛兩潛字末小橫俱長出小直外者爲原石重撫本失之

故知知字口旁北宋尚完此本爲妄人以墨填之乃成全璧之瑕適

佛道崇虛王良常云道字首二筆中斷徧檢覆刻皆絕無有以此爲定百無一失覃谿先生蘭亭攷崇字

必以聖教爲圭臬所見宋拓精本數十篋惟華下郭允伯本後歸吾里米紫來此其崇字最分明山下右點似掩去上半狀今以覃谿所影郭本崇字與此本對勘不差累黍何幸見之

紛紜 舊說南宋已泐完好九分者北宋鐵治亭本今歸商城周氏紛紜微刊號稱唐拓此本紛紜尚存六七分

大教之興

真教

兩見

聖教缺而復全

四教字子

均破合之三奧俱全足爲宋拓的據

升木

二字收筆北宋始不損此本完整

聖慈

鐵本不泐此本慈字已泐舊說以泐不泐別北

宋南宋則亦太泥

羣生 羣有 兩羣字均破蘭亭考詳矣

德被黔黎 覃谿云左筆自上直垂一綫之中間別加橫插一小撇以見其雙人旁字此必宋初拓本乃能彷彿見之宋拓稍後者已不可見此本一小撇極爲分明久植勝緣 鐵本緣字泐此乃以他處緣字補之何以 南宋已殘何上斷痕連緣字左旁北宋則否此本因割緣字並何字之右亦割之截鶴續鳬祇爲累耳深 水旁上有重點前人所云複啄痕此本爲妄人塗去其痕猶隱隱可辨

內出 出字南宋僅存下半一小橫六分完者北宋也然香光已云未寓目矣此本出字以墨填之

行深 翁攷宋拓最初之本深字中點亦已損失至垂

拱而治治輒以兩治字上點亦闕疑上石時御名闕筆與世民字闕筆同例覃谿亦以爲損失則拘矣

碑斷時代王敬美以爲元末國初曹秋岳云宋紹興二年何屺瞻云明成宏間王述庵以爲萬厯乙卯惟孫仲牆金石志以斷在明天順中楊大瓢翁覃溪均主其說良常攷之未審每以斷不斷爲宋不宋之據非也

潤民外舅師示觀此本因借蔣仲篴鐵冶亭兩家藏本對勘鐵本自勝蔣本良常覃谿均定爲宋拓其紙墨精神遜此不可以道里計洵可尚也世動謂孟津西安兩本足以亂真要之周鼎康瓠黃鐘瓦釜自當有別寡識斯淆耳蘇齋憤僞刻蘭亭之衆謂得一宋拓聖教即可作山陰原蹟觀可作趙彝齋落水本觀可作趙松雪獨

孤本觀豈過論哉承師命遂識其末

題顧仲瑛雪蓬圖

玉山璞稿僅存一卷鮑以文輯逸得四卷惜未收此詩集中有題蔡山人隱居一律云維艇正看黃葉落開尊時對白漚斟可以想其高致矣吳淞舟居最樂而時丁元季一時名士勝流汗漫江湖以爲全身遠害之計非剡溪雅興比金粟此圖未署年月但云作於不二室中時茶陵李祁隱永新山自稱不二心老人仲瑛不受張士誠僞命避地合溪足與希遠並重諸題均名人再同編修更補蕭元則一詩蕭規爲此圖增價仲瑛有姪良用亦精繪事嘗臨趙魏公霜圃泛舟圖仲瑛題之不知尚在人間否耆古如再同當隨時物色也光緒己丑夏

五

宗湘文觀察所藏豐潤牛鼎跋

吾鄉牛鼎曹澹齋先生據隨隱漫錄以甲午爲宋孝武
孝建元年程易疇是之錢竹汀金石目錄亦據程說編
入劉宋惜其跋不傳乾隆續通志定爲宋政和四年甲
午韓門綴學益加詳焉湘文觀察復以家藏籀史祕鈔
本爲證足補吾鄉志乘余辛巳歸里觀鼎學官手摹其
文款識決非古物以爲北宋者近之因疑積古齋所錄
甲午蓋其文曰惟甲午八月丙寅帝盥清廟作禮蓋年
月日均與此同頤性定爲秦昭襄十九年稱西帝所作
器使此鼎爲通人鑒賞亦可傳會先秦爲甲午蓋作一
旁證矣要之非君子蓋闕之義也吉金文字類云作寶

尊作寶鼎作寶敦作寶盤故易疇又疑肇作夙器之夙
字與齊刀太字皆古寶字省文說文案藏也案省作夙
亦近似然孝建政和紛如聚訟全以宋器二字爲斷此
自用作宗周寶鐘例今若以爲肇作宋器則安必其爲
宋器耶殆程氏未定之說也惟宋字說文以木宣和
博古圖所識宋公誣鐘六器宋字均作小篆此宋字求
之字書證之鼎錄形聲俱矣無所據依殆許君所謂詭
更正文鄉壁虛造者歟政和君臣不學無術宜其博古
圖釋文厯爲洪景盧所譏也其時金源漸強邊備日弛
豈造明堂鑄彝器潤色太平之時況所謂古文者又且
變常逞臆與荆公字說同譏大失啟後維則之意何論
其他班氏稱漢孝宣之治至於技巧工匠器械元成閒

鮮能及之有旨哉

高彙旗先生書冊跋

先生恪守忠憲家法東林講學威儀肅然所書亦勁整不苟蓋主靜之功流溢楮墨間也紫陽通志錄所附格致講學講各一篇尚涉禪宗窠臼此冊則淺近精粹太極之說謂不當信朱子語錄而疑註解亦無講學家翬競習氣余嘗於鄉人許見刁文孝論易書一通行草極妙鏡江兵部世精鑒賞盍物色之使北祁南梁兩書合璧乎

題湯伯述太守槃邁紀事文稿

紀事之文是非為主作者發微闡幽善善從長歸於忠厚君子之用心也惟執筆以裁前人似不可以附毀而疑不可以貸褒劉向揚雄之稱遷史也曰不虛美不隱

善故謂之實錄斯言允矣或者疑君文近於翌體此自
近人用字簡易追觀漢作翻成阻奧其中間有似劉蛻
孫樵之文要亦不俗雖然趣幽旨深在此不在彼明者
擇焉

跋黃子壽方伯病中書

論語記曾子有疾二事檀弓記曾子易簣一事至大戴
記曾子疾病篇較詳盡矣蓋曾子平生省身之學無一
日少有間怠故即疾痛死生之際其辭氣道力皆足爲
世法如此論語檀弓所記垂歿之語也故簡而該大戴
所記病中之語也故煩而悉由此觀之常人將死而言
善與善人將死而言或偷且亂者皆不得爲真儒子壽
文孝友忠謹得力於儒先者至深庚寅季冬在鄂以微

疾卒官臨歿無一言及家事季子秦生別駕獨侍疾乃泣藏其戊子病中書以爲遺訓屬佩綸識之其言歆然不自足有以見其律身之嚴而所以貽子孫者寬而近情約而中禮使子孫相敦勉以幾於道足與曾子疾病篇相發明也吾聞再同言鳳邠公病中書一紙與再同勉以真儒故再同以訓真名其齋拳拳唯恐失之黃氏之家法如此知爲公子孫者必能恪守其言以承兩世之訓誡也而又惜再同之竟以毀卒不能如公所期是又九原之隱痛耳

南岡草堂文集跋

全謝山先生喜搜攷南宋末年明季世遺事碑碣雜文若干篇發幽闡微往往而是讀之觸麥秀黍離之感

令人胸臆鬱塞此誠賢士大夫表揚忠烈之苦心而身
非遺民時非亂世近於無疾呻吟矣作者少更兵燹中
值昇平晚年教授鄉邦親見強鄰日逼士氣日漓不得
已寓之於文所撰序跋銘志大都此意感喟既深性情
更厚於人才之消長風俗之盛衰下筆尤爲微婉不止
蒐考精詳有係乎一鄉文獻也山谷有言文以理爲主
理足則文自可傳矣良然良然